



□ 12  
3172  
4



12  
3172  
4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六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總旨 翼註曰首節許其宜君。下三節

因其論簡而然之。益見其宜君。簡字是主。○四書家訓  
曰首許仲弓終然仲弓皆以其得簡之本也。

雍也可使南面節 張彥陵曰南面不必說人君。凡臨民  
者俱南面。○南面寬說亦是。然註却指人君。

仲弓問子桑伯子節 張彥陵曰可也簡。如云其人的好

處在簡。蓋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簡只是明其所  
以可。若作簡也可解。便非語氣。○淺說曰講可也簡。須

以己意議論斷講。若依夫子語意。則難措詞。按淺說最  
是推此志也。凡管仲之器小哉。吾未見剛者之類。俱當



斷講爲是。○翼註曰：仲弓問于桑伯子，非借人之短以形己之長。作自考說亦通。然據下節是仲弓已真知伯子之病矣。何又自考？看來只是仲弓於伯子爲人心有獨鑑，而又就夫子一質證耳。考字不如質字。○四書家訓曰：仲弓已料夫子許已在簡，但未得夫子明言。縱己之簡是不敢自信，故以伯子問意以伯子之簡與己不同看。夫子評他如何，則己之簡明矣。蓋不爲伯子而爲自證也。○按如此，則與伯夷、叔齊何人也？一例。○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已是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

居敬而行簡節

說叢曰：紹聞編云：程子謂敬則心中無

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爲方事於治人脩己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猶煩苛使人難事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卽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盡作一件滾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呂用晦曰：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又曰：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卽心

卽佛之病。故云勝私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復禮。更加精密矣。○此與敬簡一例。○張彥陵曰。無乃二字有質疑意。○吳因之曰。聖人以兢業做本體。子桑伯子以清淨做本體。意欲掃除一切。但有脫離世故之想。無提醒本原之意。便屬不敬。

雍之言然節。鄒嶧山曰。是併所謂可與太簡者而然之。或謂雍太簡之言。正我可也。簡之意偏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張彥陵曰。不遷者。旋怒旋釋。復於無怒。不貳者。旋覺旋改。復於無過。所謂不遠之復也。○若怒而過則者。便是逐情。若欲強制其心。使全然不怒。又是滅性。須要怒而不怒。○鄒嶧山曰。不遷怒。或主兩人言。存疑亦兼用或主一人言。看來只是隨物而怒。亦

隨物而忘意。蓋因物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是不遷也。若怒不休歇。便是遷。○朱子曰。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怒此人而移於彼人。是遷怒。在今日而移於明日。也是遷。怒止該一分而增作一分一釐。也是遷。凡此又皆可謂之不中節。大全雖分別遷與不中節。看來不分也得。○遷與不中節。有分別否。○獨舉怒者。七情惟怒爲難制。舉一以該餘也。其實七情皆然。方其用工時。不止在怒上用工。及其成效時。亦不止在不遷怒上見效。○不貳過。大全許氏及存疑俱主心過說。看來卽兼身說。亦似不妨。程子亦只說是微有差失。未嘗限定是心過。○王龍溪曰。顏子之學。只在理

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不遷不貳，只就怒與過上說，所以不遷貳，則以心之常止與一，不得即以此止與一為不遷貳正解，亦不得以止與一分解不遷貳。

子華使於齊章總旨 此章前二節以義裁冉求之過與重不繼富句，後二節以義裁原思之過辭重母字。高中玄曰：君子之於辭，受取與也，必有道焉，而不可以執著有所執著，則非惟取不可也，與亦不可也，非惟受不可也，辭亦不可也。二子皎皎之行，蓋賢者之過，正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故夫子特為裁之，而門人合記之，以示聖人中正之訓，其意亦自可想。

子華使於齊節 張彥陵曰：與釜與庾，或曰示不當與，示不當益，非也。此本圈外程註，翼註亦主此，似亦不妨。壬寅四月。聖人豈以徇人為義乎？釜庾亦問餽之常，即下周急意也。

赤之適齊也節 翼註曰：周急輕帶，只主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原思為之宰節 母字重講，是正意，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一句，反是餘意。○沈無回曰：夫鄰里鄉黨，亦豈盡人而與之哉？必有斟酌之義在矣。

子謂仲弓曰章 張彥陵曰：此只泛論世類難拘，絕不染著仲弓身上。玩聖人歎息語意，分明為塵俗中有奇品，不能必見知於人，唯以聽造物而已。言外有勉仲弓脩身邁德之意，不專在見用上說。○觀人者不可以世類

爲去取唯知好德而已矣。自立者亦不可以世類爲勸阻。唯知脩德而已矣。○集註大全。只主不以世類觀人。上無勉仲弓脩德意。止可作餘意。不可以觀人自立對。○四書家訓曰。雖欲勿用句。併山川字。俱不可著象說。謂其子既合當時之尚。而中犧牲之宜。其用必矣。就欲不用他。而以理論之。自有不得而舍者。故曰山川其舍諸。雖說神享實說人用。蓋卽神以決人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張彥陵曰。仁體原無斷續。心機自分去來。存養之功。不可須臾間斷耳。○心如明鏡。仁則鏡體之光明。光明與鏡有何分別。但就其爲塵掩時。似乎失明。就其不受塵時。依然如故。故以不違狀之。夫子於顏淵特提出心字。此正是觀體相呈處。日月至。

猶云日計月計。是形容去住不定之意。○說叢袁七澤云。辟如迷人。認東方爲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忘機曰。凡大智慧。只是有進無止。諸子之日月至也。爲是他得一至處。便自叫絕。便自愛戀。○按仁體原自平淡。稍著念。便有斷續。如此參至字。真是竿頭進步。○回護其餘。莫如真氏寡欲之說。及語類徹底曾到一番之說。若存疑所辨。日月至內外賓主二條。與朱子相反。不必用。蓋仁爲客。欲爲主。原屬朱子初說。倪氏辨之詳矣。若以後條屋喻之說解之。自可無病。何必牽連不違云。迭爲賓主乎。如此說。則但從三月日月處分別。而不違與至字之義。不見矣。殊有不安。故說約亦不之從。若日月至之辨。雖說約從之。然三月是借以言其久。日月是

借以言其暫。原非實話。亦不必更爲附會。○內外賓主。說約欲不添欲字作伴。亦非。心在仁外爲賓。則在欲內爲主矣。卽添欲字。亦不妨。○過此幾非在我者。此句只是足上不能已意。故朱子以欲罷不能解之。存疑謂與上文相礙者非。○顧涇陽當下繹。以此章與互鄉童子章並看。甚好。○嘉靖丁酉。應天丘鵬墨。以造次顛沛。必於是。視聽言動無違理。講不違仁。最妙。○月至強於日。至。蓋言一月之內。或數日。或半月。二十日。心常在於仁。王申四月十七。

由也可使從政也。與章。張彥陵曰。果達藝。就才品上說。於從政。句方說到應用上。○翼註曰。註云通事理事。事理者。事之理也。但曰通理。則是在格物窮理上說了。唯曰

通事理。則是緒練世故上說也。通字。有明通圓通二意。明通與汶闇反。圓通與拘滯反。實是一意。○按翼註。固是。但格物窮理。章句亦以事理爲解。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翼註曰。季氏使之之意。只是浮慕好賢之名。且引爲私門之重耳。若云求忠臣於孝子。太腐。若云欲植黨以傾君。又太刻。○又曰。善字不可說。勿觸彼之怒。只是能達我之意。止彼之召。

伯牛有疾。章。徐倣弦曰。顏淵之死。則謂之天喪。伯牛之亡。則歸之於命。蓋在顏淵則可以言天。在伯牛則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以言命也。

賢哉回也。章。張彥陵曰。顏之不改。實與子之忘憂意味相似。○樂只是得我性體耳。○人有問。子顏子不改其

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我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故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概於世間一切嗜好，洗得淨，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說叢曰：師門求正牘云：耿先生曰：周子不言尋樂，而言尋樂處。樂處卽是憂。

處知得樂處，亦可於憂處尋之。噫微矣。○緣他做得博文約禮工夫，所以有其樂緣。他博文約禮工夫，始終不輟，所以能不改其樂。○晚村語錄曰：樂非樂道，程子之言精矣。然舍道尋樂，便入差路。但因道在我而樂，非樂其道耳。道猶飲食也，樂猶飲食而飽也，不可將飲食便喚做飽。然飽亦豈在飲食之外也。○此條講義內不載。○晚村此喻極好，但云不可將飲食便喚做飽，此句要善看。如云看見飲食，還算不得飽。○原憲之樂，曾點之樂，皆猶與道爲二。老莊之樂，則直跳出道外去了。須合此三者看，方知顏子之樂。方知程子所謂樂非樂道。壬申四月十八日。○時文有以樂天說者，亦好。○此章一樂字，卽下論所謂庶乎不改，卽所謂屢空，須先想其樂處。



王申四月二十 ○管

次想其不改處不改則樂之深矣。登之曰孔顏曾點之樂處無乃異乎。曰樂處本同而體段則異也。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知體也。仁必合知而成聖。知或掩仁而為狂。體仁而樂用行舍藏無所不可。體知而樂憂世之心薄矣。其幾辨於毫釐而聖狂之判。乃在於此。○袁了凡曰。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余謂實取顏子之精進耳。

非不說子之道章。孫淮海曰。不曰道而曰夫子之道。既曰說夫子之道。而又諉於力不足。是在聖人身上尋求。而非自己心上尋求。徒說以口耳。而非說之以心者。宜乎自謂力不足也。○四書家訓曰。說字以欣慕言。淺淺說亦有用。力意。○力不足者以知言之。則博文之功。浩

繁而難盡也。以行言之。則約禮之功。拘束而難遵也。氣質之稟者。一時變化之難。習俗之慣者。一時跳脫之難。迫於勢而正誼明道之學。不能不變也。限於時而正心誠意之學。不能不改也。非如一官一職一才一藝之可以隨分盡力。王申四月十八 ○張彥陵曰。中道而廢。正是虛擬箇力不足模樣。以破其畫耳。非謂世間必有此等人。○此即求也。退故進之之意。

女為君子儒章。丘毛伯曰。儒外之小人易辨。唯小人而冒儒之名。則小人不辨者。○曰為曰無為。極重。四書家訓謂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謹其似。極得。○陸颺史曰。註云。為己為人。自是君子。小人定案。然子為子。夏言之。必有關切。子夏病處。故

謝氏云。恐其遠者大者有味焉。要之爲己則遠大。爲人則近小。註意自合也。○爲人是學者通病。才高意廣者。有高廣的爲人處。篤信謹守者。有謹守的爲人處。但此對子夏言。則當指謹守中之爲人處。若謂子夏是信果之流。故教之以大儒無適莫之道。在他處則有之。非此章之旨。謝註所謂遠者大者。是以體言。不以用言。爲人則雖有廣大之用。不免爲近小。爲己則雖規模之卑狹。不失爲遠大。觀下章滅明之事。皆近謹守一邊。而楊氏以爲有正大之情。可知。

子游爲武城宰章。沈無回曰。不知天下之人。不足以宰天下。不知一邑之人。不足以宰一邑。夫子問女得人焉爾乎。煞是問得緊要。子游應聲而對。便舉出滅明之事。

來。可想見聖賢留心處。佐案○分職事。資講論。端風俗。是主輔政說。以立身。以傳道。以用世。是推開說。皆是得人內事。○女得人焉爾乎。楊氏主輔政說。蒙引推開說。看來兼用。爲是若焉爾乎三字。只是語助詞。仁山金氏之說不必用。○吳因之曰。世風日下。多自託於圓以脂韋趨時。所以弄得十分狼狽。子游獨取一等寧方母圓。世俗所不喜之人。此挽回世道人心之意。○又曰。士大夫居鄉。固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或邑中有甚疾苦。有司所不盡知。而已復默默。卽世道何補。朱子謂凡一邑休戚所關。當告有司者。亦是公事。據此議論。雖若謂後世開一請謁法門。而不知真心存心民瘼者。正不必以此避嫌也。

孟子之反不伐章。高中玄曰：此要識之反分明是以敗軍憂主爲辱，不敢以後殿爲功，故其言如此。自掩其功，是就別人說他有心自掩其功，是詭情也。是要譽也不情甚矣。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說叢曰：高中玄云：註云：故以此言自掩其功，本自有功而故掩之，是不情也。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乞醯，聖人以爲不直，而乃取不情之反，必不然矣。然則何如曰：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爲功矣。乃不以爲功，而道其實焉。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愚謂聖人之言，隨方立案，安有定則。夫子見當時爭功矜能者多，故表之反而出之。卽如註說，亦何害。蓋夫子節取之爲當世發也。○翼註曰：不伐，以心言。○世之淺中狹量有

二。有不知其職分之當爲與職分之未盡而伐焉者。有雖知其職分之當爲與職分之未盡而以人形已而伐焉者。朱子說得明白。蒙引存疑中玄俱說得不明白。○大全知其職分之所當爲，自然無伐心一段。自好與蒙引存疑及中玄之說類，然皆只是就事論。朱子則又翻進一層，却主平日存心說。所謂心地平底人，卽謝氏所謂無欲上人之心。蓋非平日存心如此，則雖知職分之所當爲，雖知敗軍憂主之辱，少閒不知不覺，伐心又起矣。此說得最精。然如此，則純乎天理矣。而朱子又謂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者，何也。蓋所云心地平者，亦只是操持得如此，未是渾然天理地位。此又不可不知。○朱子旣謂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又謂與顏子無伐善相

似此須善看玩相似二字原非謂其同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張彥陵曰：愚按士君子立身制行，只求自信，斷不肯投時俗所好尚。世風日趨日壞，若有求免於俗的念頭，必佞如鮀，美如朝而後可。而鮀與朝必不可為。是不可為非，但是不能為。奈何甘以自己之耳目口鼻供時人之玩弄，夫子寄慨於鮀朝，正為求免於今之世者醜之也。意在言外。○董思白曰：此歎當世無一正人，而惟佞色之好。蓋為必求鮀與朝者恨，非謂不能鮀與朝者惜也。倘有寧為世所憎而言之不出貌之若愚者，庶藉以挽回世風耳。○較前段尚落一層。○非為不能鮀朝者惜，亦非止為愛鮀朝者歎。蓋專為求免者警，而為守正者勸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陳伯玉曰：不曰誰能入不由戶，曰誰

能出不由戶。人處室內，從戶而出，人在道中，由道而出。人自以為身在道外，若不得其門而入，孰知人盡處道內。正恐不得其戶而出。○出不能不由戶，戶固不難由。行不能不由道，道又本不難行。此提醒語也。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此怪歎語也。依南軒解，則當以提醒為正解，而以怪歎意補在後。依註則當以怪歎為正解，而以提醒意提在前。依註為是。伯玉說亦在提醒內。○莫由亦兼過不及說。

質勝文則野章

張彥陵曰：此章要得文不可勝的口氣。

野字正對君子看。當時類以質為野人，文為君子。故夫子言質勝文者，誠為野人矣。其文勝質者，亦不得為君

子也。乃蹈史氏浮靡之失。必文質彬彬。然後爲君子耳。然後二字重看。○平說爲得。蓋天下亦有以質爲君子者。如棘子成之類。○彥陵又曰。文質雖就人身上說。亦可兼經制上說。○翼註曰。質文不專在禮制上。凡持身涉世。無處不有。○陳定宇曰。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方孟旋曰。記曰。禮有以質爲貴。有以文爲貴。此二字似俱自外邊說。質是朴實頭。徑情直遂意。文是箇粉飾潤色意。○文專在外。質兼內外。陳氏以在內者言質。故曰。文有損益。質無損益。輔氏兼內外言質。故曰。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二說稍異。蒙引存疑。皆從輔氏者也。然新安之說亦精。但可兼說。不可單用耳。至近說謂文質俱自外面說。則必有文質彬彬。而不可謂君子者。似難說。

○陳氏所言之質。本質之質也。輔氏所言之質。質朴之質也。此質字。二意俱有。○陳伯玉曰。質勝文。連質也不像箇質。不算做質。直謂之野。文勝質。連文也不像箇文。不算做文。直謂之史。○湯霍林曰。彬彬內有相濟意。有相生意。有相須意。有相調意。大概是質爲主。文爲輔。若以三分文七分質貼說。殊爲可笑。○蒙引三分文七分質之說。霍林非之極是。蓋以在內者言質。不得止用七分。若以在外者言質。亦當隨時損益。使執定三分七分之說。則爲子莫之執中。皆有病。按蒙引之說。較之文質相半之說。已進一層矣。而霍林又進一層。信乎理以辨而益出也。○徐自溟曰。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處是質。日章處是文。知闇然日章爲君子之道。斯

知文質彬彬所以爲君子矣。○按此與闇然日章有分別不可混。○此章當與執兩用中參看。○文質彬彬本文是以成德者言自無有餘自無不足自不待損益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是集註補說。○附說叢曰疑問云抑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說故以偏勝者爲野史而彬彬者爲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慤文訓做藻績華飾誠信忠慤正是極好處豈同於野而不得爲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質文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李毅侯曰質立而文生焉原非兩件如愛親敬長質任自然所謂質也節文舞蹈生焉可已所謂文也有是質自然有是文有是文乃見有是質故曰文猶質也質

猶文也原著一勝字不得庸知夫野之獨愈於史乎故彬彬然後爲君子。○又曰與其史也寧野。

人之生也直章直字有二說一謂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私卽直道而行之直指情上看此楊龜山之說也一謂惻隱辭讓羞惡是非都是本心自然生發出來無所矯揉之謂直指性上看此朱考亭之說也合而言之順理爲直逆理爲枉。○性情原合一未嘗有二。○存疑謂直當以情言蓋直與枉對動時方見得然看來須合性情動靜講方是動時之直已發之和也靜時之直未發之中也龜山之說亦是舉類而言非必謂專以情言也若微生高直直道而行舉直錯枉之直則專就動上言專以情言耳此章罔之二字亦專就情言蓋情有善惡性

無變易也。○翼註曰：直對曲言，順理直遂，內不遷於情，外不役於物，是之謂直。如孔子謂無毀無譽為直道，只是順乎是非正理，不被私愛私憎牽累了，亦不顧別人愛他憎他何如，無一毫之委曲，所以為直。舉此一端，可以例見。○當與直躬章參看。○李毅侯曰：聖人曰剛曰直，意義殊大，其中含蓄義理無盡。仁義禮智皆隨地立名者耳。孟子直養浩然，其淵源蓋出於此。○人之生也直，便是誠者自成也，便是性善。冉永光斷以蒙引為是，而以存疑直解為非，最是。王申四月二十。○四書家訓曰：生有靜機，如喜怒哀樂未發而無偏倚；生有動機，如好惡是非已發而無邪曲。○要識生與直不相離處。○翼註曰：人之生也直，下須用必直而後可以生也。一語。

接上起下方圓融。○朱子謂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此段要看得好，蓋不孝於父，不弟於兄，便是不直，不必到說我孝，說我弟，而後為不直也。觀後段云：見入井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可見。○吳因之曰：聖人不把義理之性與形骸之軀分作兩樣看，若無義理，便不宜有此形骸，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如草木生機已絕，根幹必枯，此是聖人實際語，非徒甚其詞以儆省天下也。知之者章。張彥陵曰：按語意似歸重樂上，然樂原於好，好原於知，不至於樂，總成不得知，知好樂本是貫串兩箇，不如一步緊一步，見得此中旨趣，原自無窮，隨人所造以為深淺。若夫真知自不能以不好，真好自不能以

不樂。到一徹盡徹地位。方是學問究竟處。○兩箇不如。是以地位言。樂原於好。好原於知。是以工夫言。真知自好。真好自樂。是以究竟言。○聖人鼓舞吾人進步處。全在兩不如上。蓋學問中境界無盡。若生一念執著。便是住境。聖人從吾人得力處。點出箇中消息。令其自探自討。光景躍如。卽樂亦非究竟處。蓋功夫得手之後。不在能取而在能舍也。○此章知字好字。皆當淺看。樂字則當兼淺深看。大全謂此樂與孔顏之樂不同。看來兼說亦不妨。○袁七澤曰。所謂之者。何物耶。

中人以上章。張彥陵曰。要知聖人無語不是上。只是人有不可之分耳。○袁七澤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然則聖人豈揀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乎哉。非也。坦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差。日光非薄夫矇人。矇人自障。聖人無時無處不昭揭以示人人。人之聞者其心所得各異耳。○若以坦途日光喻此章。則當以坦途日光爲上。以坦途起頭處。日光一隙處。喻下。○聖人無語不是上。道德性命上也。洒掃應對亦上也。只是人有不可之分。坦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差。日光非薄夫矇人。矇人自障。此究竟語。爲學者言也。是無行不與四時百物二章之旨也。若淺言之。則道德性命是上。洒掃應對是下。聖人設教。固先以下。不先以上。此分別語。爲教者言也。夫子文章及此中人以上二章之旨也。意雖相通。若竟以前二章意解此二章。便是將賓作主。○沈無回曰。近來說語上語下處。都要說得渾融。謂語上卽在語下之



中只是要人會悟。會悟得則下卽上。不悟得則上亦下。說豈不精。其實上下雖一貫。到語時不無上下之別。如克復語顏。一貫語曾。其他隨問隨答。便不及此。豈不是語上語下分別處。講此題。要會可語不可語之故。○又曰。論道原無本末。論教不無精粗。語意似重不可語邊。見教者不可以精立誤人意。若論道則凡有語莫非上也。天下豈有二道乎。○李毅侯曰。卽如對樊遲說。移去對顏子說。他依舊在上處理會。○凡言道與教者。學者皆當各作兩層意看。如分言之。是如何。合言之。是如何。○所謂精粗無二致者。有二。一如言費隱。一如言遠近。遠近又俱在費內分出。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皆費也。皆粗也。然其所以然則

隱而莫之見。是隱也。精也。而精卽在粗之內。是無二致也。分言之。則夫婦居室之間。粗也。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精也。而精之理卽粗之理。是無二致也。所謂教不躐等者亦然。一是從費而至隱。一是從近而至遠。九月十一。因看問事鬼神章。又記。○翼註曰。可以不可以。只說他領受得。領受不得。不說到教者當語不當語。可字作堪字。不作當字。○上字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能盡。只是大不是上。壬申四月二十二。○中人以上。猶當因其候而語之也。何況中人以下。中人以下。但可語下。猶當循其序而語之也。而況乎其上。壬申四月二十三。○看來無行不與。亦只是說文章及語下。一邊仍是教不躐等之說。無語不是上。在彼亦是賓意。據存疑所解無

行章如是須再詳之

樊遲問知章。張彥陵曰：務義內便有對越神明意。遠字又正發明敬字之義。○徐鴻洲曰：惠迪吉從逆凶就務民義中其禍福之理已先定不得於此別外言禍福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聖賢禍福都在民義上論。合義便是福。違義便是禍。初不在鬼神上論。○務義自然遠鬼神不遠鬼神。叫不得務義。遠正是其務處。先難自然後獲。不後獲叫不得先難。後正是其先處。凡講知行工夫。義利關頭及體用淺看便皆可交互。如云或知而不能行。或行而不先知。若深看則皆不可交互。巳酉四月改○翼註曰：民字只作人字。對鬼神字言。勿作下民。○呂晚村小題評曰：觀作虛器祀爰居仲尼譏其不

知則知敬鬼神句。專為不能遠者發。○又曰：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祇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為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例者也。○翼註曰：不諂瀆求福便是遠了。○又曰：難字似亦虛。有作克己最難說者。細看來。夫子只以克己告顏淵。樊遲身分尚淺。未宜說深。○麟士謂難字較闊。不必即粘為仁。不是仁字豈是狹的。仁外豈更有道理。即粘仁解為是。若陳氏謂先難所包者。廣本不但言克己便不妨。○四書鏡曰：仁之任最重。道至遠。其工夫亦甚難矣。○翼註曰：後獲是全不計效。勿泥後字。○洪覺山曰：吾人不惟此事外有所攀援。方為私

意卽就此事上有箇希圖所得的意思亦是私心用事。  
○此事上無所希圖是後獲。包得此事外無所攀援。亦  
如遠字之包凡事之不當爲者。故朱子上嶺一段云。思  
量得某處。便是求獲。雖非獲字正解。而實相發明。○蒙  
引謂仁知皆舉現成的說。但未至自然地位。存疑刪下  
句。極有見。蓋不妨兼安勉說也。

知者樂水章。徐岩泉曰。天地閒流行的是氣。主宰的是  
理。這理氣在物得之則爲水爲山。在人得之則爲知爲  
仁。當知山水是天地閒仁知之象。仁知是人心上天地  
之精。樂山樂水樂吾心之仁知耳。○唐荆川曰。仁則所  
見無非山。知則所見無非水。非遇境而情生。非離境而  
情係。○動靜屬心不屬境。朱子曰。動不是恁地勞攘紛

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蘇紫溪曰。動靜二字不必  
過爲分別。知者之心隨事融通。無所滯礙。故謂之動。然  
其靈明之體未嘗擾也。何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真爲主。  
萬感不搖。故謂之靜。然其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  
非動。○按動靜合一理固如此。然夫子正從分別處模  
寫。仁知不必苦苦串合。○說動靜合一不妨。但要象知  
仁之動靜合一。不要象聖人之動靜合一。○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者。聖人之動。聖人之靜也。動固動。靜亦動者。  
知者之動也。靜固靜。動亦靜者。仁者之靜也。○翼註曰。  
明達的人。知經又知權。無可無不可。全不執一。故曰動。  
純一的人。理不閒以欲。真不參以妄。胸中無私意攪擾。  
故曰靜。動靜俱屬心。俱兼寂感。非以動屬事。靜屬心也。

○羅一峯曰。樂不取必於遇。而取必於心。壽不取必於數。而取必於理。李九我曰。動而樂者。其理不窮。非逐物之動矣。靜而壽者。其理不息。非枯槁之靜矣。緣樂壽以識動靜。則仁知可知。而所謂樂山樂水者。皆其理之相契。與夫馳情於物者異矣。

齊一變章。吳因之曰。齊魯受病已深。一旦欲更變其俗。不是尋常改頭換面的作用。且如齊人雄其富強。逞其變詐。方自謂得計。乃欲反而入於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若魯有先王遺風。似不甚費力。不知玩愒偷惰。已成痼疾。須重新整頓一番。直有洗腸滌胃意思。故皆謂之一變。齊魯之變。其意向皆以至道為歸。但齊國人心。方濡染於功利中。豈能一朝拔去病根。非謂一變之初。其

主意便只欲至魯也。○因之之說。專重變更。則二段皆重上一句。雲峰之說。專重黜伯。則二段皆重下一句。兩說當兼用。○四書家訓曰。此節是夫子望齊魯善變。以復先王之道。非徒第其至道之難易。兩度所至。全是鼓舞他。見變更足以善治。而不可安於今日之頹壞也。○翼註曰。兩變字不同。齊之變是革去。魯之變是振起。○齊所以難變。集註專歸咎桓公。大全併咎太公。看來大全似勝。淺說從集註。○刁蒙吉曰。國之強弱盛衰。非所論也。所恃者理而已。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是故秦隋之盛。不旋踵而亡滅。周宋之微。累數傳而淹留。○夏長泰講。至於道。云以忠厚為不可恃者。此知道之能為弱。不知道之能為強也。知道之能為靜。不知道

之能為動也。○李毅侯曰：夫子此時有抵掌而談，想望用我之意，會此方為得神。○按此當與苟有用我章同看。○呂晚村曰：王半山蘇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一也。半山用而東坡黜，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為更張，豈在半山下乎。

觚不觚章。楊升菴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以觚之制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春秋時蓋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古人制器必尚象，徒取其利於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觚哉之歎，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註不得為觚，是謂名存而

實亡也。升菴之說謂名實俱亡者也。以君臣論之，春秋之君臣名存而實亡者也。田和之篡，三晉之分，名實俱亡者也。集註是說前一截事，升菴是說後一截事。○餼羊之論，所以存名，觚哉之歎，所以惜實。二者同為憂世之言，而餼羊之憂愈迫矣。○春秋中有存其名者，如周雖衰必稱天王，此愛餼羊之意也。有責其實者，如葬成風則王不稱天，此是歎觚之意也。○冕可以用純，觚不可以無稜。○酒器木簡似可兼說。

仁者雖告之曰章，袁了凡曰：宰我此問，欲舍生以求仁，是非憂為仁之陷害也。須玩他雖字，口氣設為不可從之勢，以探仁者所必從之心耳。可逝不可陷，是就事上說，可欺不可罔，是就理上說。此二句亦總見不可陷的

意思○存疑亦有此說不是○吳因之曰何為其然也  
暗合下文虛提一句○又曰宰我疑仁者須從井救人  
夫子告之以不可陷而決仁者不從井救人語意似已  
應付去了然仁者所以不從井救人處尚未究竟說出  
意思終不明白而宰我憂為仁陷害意終未釋然故復  
以可欺不可罔申之可欺不可罔寬論其理而逝乃欺  
中一端陷乃罔中一端也宰我說處須得為仁陷害意  
躍然言外夫子說處須得為仁決無陷害意躍然言外  
○宰我此問還是憂為仁之陷害不是欲舍生求仁以  
短喪章參看可見了凡說似是而非因之說得是巳亥  
五月十八○宰我說井有人焉不專說是欺其意只重  
在從之上夫子說可逝可欺亦須兼說若曰論逝則無

論果有此人而可逝也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論陷  
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也即果有此人而亦不可  
陷也存疑曰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不是○翼註  
曰雖字言不但平時濟人雖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  
乎不限定井本無人○從井章直躬章及孟子廉士章  
此三章一例桃應章則又是一例辛酉三月

君子博學於文章饒雙峰曰一博一約相為開合恐人  
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  
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  
無泛濫支離之失必約而本之於博則無偏狹固滯之  
病此博約之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正欲貫通乎理  
以為反約之地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

相爲用也。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爲據依。則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大全蔡覺軒顏淵章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楊慈湖曰。近世學者多以理釋禮。舍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衆多。疑其不可以爲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三百三千條目雖多。爲禮則一。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循吾心之所安。加一毫不可也。損一毫不可也。一而已矣。不必舍三百三千而言也。卽禮而未嘗不約也。卽其至繁而未嘗不

至簡也。○博約諸家皆以知行分。然則此與一貫似不同。與尊德性似不同。蓋觀曾子一貫註謂以行言。子貢一貫註謂以知言。則是知亦有博約。行亦有博約也。若尊德性自屬存心。道問學註雖屬致知。其實兼行在內。豈可分配博約乎。朱子以一貫尊道來解此。似難說也。竊意文不是禮之散殊處。禮不是文之總會處。蓋文是說的。禮是行的。文是籠統的。禮是切要的文。二者皆屬道問學。邊蒙引以多聞見慎言行來解此。極精。若尊德性則是存心徹始徹終工夫。又在二者之外。至一貫則又是約禮進步處。約禮是一事。各具一禮。一貫是萬事統體一禮也。以一貫之一較約禮之約。則約之中又有約者也。○多學而識章。大全朱子博約一條最

明○四書家訓曰。約是將外面的收攝到身心上來。如萬殊會爲一本。語不切。○蒙引所講約禮。在陽明則屬博文。而蒙引所謂博文。陽明則已抹去矣。斷不可從。○此章若依蒙引之解。而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解之。則必約禮方可叫做博文。不約禮叫不得博文。然陽明此章似只作體用看。不作知行看。又似以博爲行。以約爲知。○此章蒙引說精矣。說約又引蒙引曰。此章重博約。不重知行。却又似兩岐。余所覽蒙引刪本。不載此段。可謂有見。

子見南子章 沈無回曰。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說。非不說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朱子曰。龜山云。子見南子。包承者也。

乃大人處否而亨之道。非也。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亦不足爲大人矣。○翼註曰。否字。只不當見而見。便是否。勿露出有見小君之禮來。○註只說有見小君之禮。不說有好德之意。然程子固兼說。○要味朱子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一段。若說有見小君之禮。則古禮之不可行者多矣。若說因其好德之意。則陽貨豈無好德之意乎。在聖人之見。固不出此二項。然自有箇權度。非學者所能測也。學者未到聖人地位。且須如子路。○夫子之見南子。堯之容四凶也。夫子之不見陽貨。舜之誅四凶也。

中庸之爲德也章 楊慈湖曰。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



歎。

如有博施於民章總旨 第二節要看他以兩人字換博衆字。便見重在心上。此是主腦處。然在學者而遽責以及人。則猶之博猶之衆也。故又有能近取譬一節。○此章當與從井章同看。

如有博施於民節 博施濟衆。新安陳氏說好。程註以老壯兼贍為博。華夏兼及為衆。恐未是。二項博施濟衆內俱有。○翼註曰。博施不止於仁。如云帝王不止於貴。此喻最明。○翼註曰。必也聖乎乎字。活看。引起堯舜猶病。若實作聖人能之。便失其意。○袁了凡曰。堯舜猶病。就心說。世界無窮。民物無窮。卽極施廣濟。安能滿我之願。聖人之心原是如此。若不思博濟。決非仁聖一體之心。

若謂吾能博濟。亦決非仁聖無窮之心。張侗初曰。堯舜猶病。正是仁的生機。立人達人都在此。

夫仁者節 倪伯昭曰。欲立欲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涉在事業上。亦不是空存此心便了。只是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定要博施濟衆耳。○了當與麟士合。○此節就心論仁。非空存此心也。但所重在心耳。非不必見之事也。但不必皆為博濟之事耳。麟士說當如此看。蓋此節文勢原重在心。但須如此補說。方是。○羅近溪曰。分明立達不在己上。是萬物一體之意。立人達人正是己立己達處。○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衆焉。固仁也。卽施焉濟焉。而不必博不必衆亦仁也。第二節大意如此。

能近取譬節。四書鏡曰：末節近字與博字衆字相形。言仁者之心，只在欲立欲達，則其心固甚近也。吾未能如仁者之自然，唯卽吾心之近以度之人，而知人心之欲無異於我，由是而善推其心焉，則推其欲立之心，便可進於立，已立人，推其欲達之心，便可進於達，已達人，此亦仁之方也已。大抵仁與不仁，只在公私之間，忘私則仁矣，勝私則可進於仁矣。○翼註曰：能近取譬下，據註當補推其所欲以及人。○李毅侯曰：此處一能字，切勿輕易看過，從來多少學人，終身克治，究竟人我藩籬未易脫化，胸中不無膏肓之疾者有矣，豈易言哉。此正一言可以行終身，而究其至極，直可以當一貫者也。○孟子牽牛章，已包在能近取譬一句中。萬曆甲辰老吾老。

二句程文云：凡愛博者，患其難徧及，則以心體心，愛愈施而愈周。凡惠費者，患其易窮及，則以人利人，惠隨分而隨繼，亦可作此章義疏。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七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張彥陵曰按春秋時異端朋興各立門戶以相角。夫子懼聖真之不能統一也。故特借述之一字以範圍今古。分明維持道統的意思。○沈無回曰此非謙詞亦無警醒當世的意思。是真實話。人惟不得古人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詞。○按沈說甚精。但必云非謙詞。無警世意。則偏。不如存疑之周密矣。○夫子之時。其實不容更作。但述如夫子。即謂之作。亦無不可。必謂之述者。是其謙處。而防異端之意。亦在其內。○四書家

訓曰信非空空信之不疑。好亦非區區好之不厭。真見古先王創作。皆精神之闡發。真命脉之流注。直可以垂萬世而不朽。任他聰明智巧。不能加毫末。信得深至。自與古人之精神命脉。相為契合。雖欲於述之外別立意。見更設規模。不可得耳。○存疑雖說信是好之本。其實信好還相為本。朱子說好。○庚戌王原祁講竊比句云。作者之聖。固不敢以妄居。即述者之明。亦何容以輕擬。默而識之章。三者依蒙引作自然看。則與公西華章合。蓋彼作勉然看。則任之。此作自然看。則辭之。然玩註三者。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語。即作勉然看。亦不妨。若要兩從之。則須於自然中。又分別出極至。非極至二項。方是。○濮貞菴曰。默識非必不言。只是時時在心。

上理會。惺惺不忘。不徒為口耳之學也。○要知是默識。不是默悟。默證。證悟。似在學內。○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及拳拳服膺同看。自明。○單言學。則兼識在內。此以學對識言。則學是學。其未知未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誨人兼學識說。○四書家訓曰。上三句。時說俱以默識為主。不若平平開說。不牽強。

德之不脩章。鄒肇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蓋曰。若德之不脩等。皆是吾憂。唯日以不脩為憂。而日求其脩。非有不脩。然後引為憂也。○吳因之曰。四者不是一時做得了的事。德日日脩。越覺有未脩處。學日日講。越見有未講處。學問與造化一般。頃刻無停機。若工夫稍有作輟。這生機便斬絕。故憂非德孤。學廢之謂。○

袁了凡曰。憂卽曾子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能而始憂。脩者治而去之之謂。凡脩德只用減不用增。日用中淨除現業流識卽是脩也。○按了凡說不是。若論生初不用增亦不用減。若論有生以後則有所當減亦有所當增。○蒙引存疑皆以德爲吾所得於天之理。玩大全朱子似不然。看來德字兼明明德爲政以德之德說。似妙。○依存疑以首句該下三句。則脩德兼知行。徙義遷善俱兼內外。依朱子則脩德專屬行而兼內外。徙義遷善專主外說。以崇德章推之。則朱子之說爲不可易也。○淺說又專以脩德主內說。恐亦與朱子不合。俱附下。○附存疑曰。脩德該得下文三件。蓋明德兼知行也。然說時須平說。不可分輕重。○附淺說曰。脩德就心內說。徙義

改過就事上說。脩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行也。析義曰。不徙義不改不善。德非其德。學非其學。○翼註曰。四項弊病俱要看得細。○李毅侯曰。是吾憂見責任無可委託。工夫無可替代。

子之燕居章。四書家訓曰。夫子聖之時者也。其根於心而彰於身者。無非因時之妙。時有事則有有事之氣象。而時無事則有無事之氣象。○淺說謂申申天天對嚴肅敬懼說。不對怠惰放肆說。故程子中和之說在圈外。此亦偏。程註所以圈外者。蒙引得之。

甚矣吾衰也章。張彥陵曰。不形諸夢而猶記於心。夫子果未嘗一日忘周公也。○翼註曰。此爲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非爲血氣興歎也。○甚矣吾衰。是說氣不復夢。

周公則見得志之灰蒙引極明。存疑謂聖人所謂衰是志不是氣。而又謂若時見用則志又在矣。畢竟不是。蓋志是隨氣而衰。夫子既歎其衰。使此時若見用。比壯年時畢竟有欠缺處。但要曉得不是絕然無用耳。○程朱解夢字不同。朱註似兼得程註之意。○圈內無復是心字。與程註存道者心心字亦不同。圈內心字專指行道之心。程註心字則是說心之本體。○以此節與從心不踰節同看。則知程註行道者心四句之意。○夫子此歎。蓋有欲及門接續其志之意。夫苟有能接續其志。則夫子雖衰亦不衰矣。己酉

志於道章總旨。此章大意只是有序而不遺。朱子先後疎密四字最精。而所謂先後者有三。所謂疎密者亦三。

以道德仁與藝對看。是先本後末。從道德仁內分看。是先粗後精。此二意是本文正意。而又有在本文外者。以小學之藝與大學對看。則又是先末後本。此皆先後之序也。所謂疎密之等。亦當如此推之。○圈外先後。只是以道德仁與藝對看。故又著輕重本末內外六字。若以道德仁分看。便著後六字不得。○雖通是心上工夫。而有內外本末之殊。○雖到底只完得一志。只完得一道。而有先後淺深之別。內外本末之殊。○此當與興於詩章參看。○李毅侯曰。志於道者。夫子十五志學是也。據於德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也。依於仁者。五十而知天命是也。志道據德。是知之好之了。依於仁則樂矣。此章以依仁為極。詣游藝在依仁後。直是道理爛熟無

適非性命之流行矣。

志於道章。朱子既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又曰大學格物致知。卽其事也。前說勝說約刪後一句。有見蓋志貫乎知行之內。不得專屬知。○每句皆當交互講。如道不可不志。而志又不可不於道。下三句皆當如此推之。○附翼註曰。當先從志字說起。如云志何在。志於道。不可先從道字說起。過至次節。亦云志而堅之。則爲據據何在。據於德。亦不可先從德字說起。下俱倣此。○李穀侯曰。時文先講志。據依游。徐轉道德仁藝者。非是。○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翼註曰。游字固不遺情於此。亦不溺情於此。涉而不留之意。○行在水上曰游。沉在水底曰溺。○李衷一曰。君子終日理會心性。志道據德依

仁。豈是空空說玄說妙。但未依仁以前工夫。見藝與道。猶是兩件。游藝在依仁之後。卽仁卽藝。卽藝卽仁。信手拈來。都是道妙。所謂仁體物而無不在是也。○唐荆川曰。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卽謂之藝。藝非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卽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日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爾。蓋卽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荆川是兼小學之習藝說。○註先後輕重內外本末解。慶源輔氏及胡氏之說。是一樣。程氏復心之說。又稍異。余初收胡氏之說。細玩乃知程氏之妙。

自行束脩以上章。張彥陵曰：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錢弘人曰：聖人特借束脩說來，全是鼓舞後學之機權。曰：吾未嘗無誨，只是要吾人領會此意，欣然自得。不徒曰：大道爲公已也。○當與不保其往，有教無類同看。

不憤不啓章。張彥陵曰：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爲受教之地也。○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憤悱在未教之前，反復在已教之後。○不啓不發，正欲使之憤悱以受吾啓發，非以啓發之無益而反生其惑也。三隅只是借言推類。○要看不啓不發，所以使之憤悱一段精神了。凡謂是婆心，不是鐵面妙。○翼註曰：憤是不知此理，而不安於不知，故發憤求知。悱是將知此理

而知猶未徹，故在口中半吞半吐，不得說破。憤者意全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稍開，但詞未達，故發以達其詞。○又曰：一隅是道一端，三隅却不是道之全體。蓋使悟其全體，則又何復告之有？反三隅者，只借言其類推之多耳。○存疑曰：憤悱只是一般人心未通，則口亦未達，心通則不悱矣。看來朱子雖合憤悱爲一節，其實自有淺深，不是一樣。存疑不是。○悱較深於憤，反又較深於悱，而憤悱反三者又各自有淺深。如顏子之好學，亦是憤。孔文子之好學，亦是憤。悱反皆當如是推之。朱子以時雨化解啓發，與孟子之時雨化亦稍異。如憤悱而啓發之，是時雨之化。三隅反而復之，亦是時雨化。憤如顏子而啓之，是時雨化。憤不必如顏子而啓之，亦是時



雨化。凡乘其候教之者皆是也。若孟子則專指其上一層而言之耳。○張南軒曰：啓之發之亦只是舉一以例其餘。若泥象作解，終爲言詮所縛。聖人所以有不復之教，正爲學者憤悱也。○只是舉一以例其餘，蒙引亦主此說。○孫淮海曰：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若依朱子作兩節看，則啓發復三字似一樣。若如程子串說，則啓發輕講，只是舉一隅耳。吾從程子。○大抵學者憤悱之念最重，悟性次之。苟無憤悱之念，雖以三隅反，亦似難教。既能憤悱，則又當看其悟性何如耳。此先後之序。○憤悱是從工力上說，三隅反是就資質上說。然質原可變易，則不以三隅反者，亦是其所謂憤悱者未至耳。○翼註曰：不啓不發不復，一例三平。

看勿以下一段承上二段。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張茂宗母喪，尚公主拾遺蔣乂諫曰：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成婚，未聞男子借吉娶婦也。上不聽用之，則行章總旨。周季侯曰：大抵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撥。故以此出處，則舒卷無心，絕不著些毫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絕不露一毫意氣。子路三軍一問，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世大機局點化之，亦正要他體認到裏面去也。臨事二語，此是千古聖人兢兢業業的心腸。

用之則行節。李毅侯曰：用行舍藏，全重兩則字。上是中濟世之仁，藏身之哲，一念俱含，所謂非韞非求，無可無

不可。一身皆是易也。爾時功名之士。知行而不知藏。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夫子所以旁觀一世。獨謂顏淵為同調耳。顏子王佐之才。可以陋巷。可以為邦。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蓋謂此也。觀蘧伯玉之隱。見合宜。夫子稱為君子。則顏子可知矣。樂行憂違。是聖賢絕大學問。以篤信好學。章參看自明。子路好勇。而卒死於衛。靜躁得失。閒學力見矣。夫子所以裁之也。○朱子曰。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沈無回曰。兩句合看。方見其妙。精神全在二則字上。有進退脫洒。

無一毫係累之意。要知轍環周流。未嘗不藏。簞瓢陋巷。未嘗不行。方是素位之學。夫子與點。正同此意。○翼註曰。用舍淺淺。看略有機。便可行。不必說到泰運開明。良舍亦倣此。如魯受女樂。三日不朝。是舍。孔子行。是藏。○又曰。二則字。要體認。先事無預擬。臨事無商度。既事無排著。全見圓活。不滯處。行藏以身言。而道在其中。○用之則行。與忘義徇祿者。有異。與聖人之任者。亦有異。舍之則藏。與潔身徇名者。有異。與聖人之清者。亦有異。總見得無意必。脫然無所係累。○用之則行。非必於行。亦非必於不行也。舍之則藏。非必於藏。亦非必於不藏也。兩句內。各含二意。不必分說。而又互看也。大全雲。峰胡氏未免支離。所謂用之舍之者。皆以義論。不以命。

論朱子說當玩。○所謂不用而行不舍而藏者。又各有二種。說見下。○用行舍藏。當以九等人合看。若以命論用舍。雖用之則行者。未可謂能盡行之道。雖舍之則藏者。未可謂能盡舍之道。聖人所謂用舍。以義論。不以命論也。又有用之無可行者。則其行不行。無論也。舍之無可藏者。則其舍不舍。無論也。此四等者。皆未可與聖賢比擬也。若夫有可行矣。有可藏矣。而或不用而行。舍而不藏。非忘義徇祿之士。則聖之任者也。或用而不行。不舍而藏。非潔身徇名之子。則聖之清者也。皆不得爲第一流人也。唯子與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所謂聖之時者也。顏子雖未達一閒而去之。已不遠矣。○或疑伊尹伯夷非不用而行。不舍而藏者。曰。雖不如此。然未免多。

一必行之心。多一必藏之心。便不得爲脫然無所係累。○子路之行三軍。近於任者也。而於伊尹之任。又有別。樊遲之請學稼。近於清者也。而與伯夷之清。又有別。又是二等九等之外。更有不知命與不安命者。○未在位而進用。已在位而久用。皆是用。未在此而不進。已在此而不留。皆是舍。各兼二意。○用則行。舍則藏。未嘗有心未嘗無主。壬申四月○存疑謂用之則行。無必於行。舍之則藏。不難於藏。只重一邊。是謝註意。不必用。○翼註曰。我與爾。我和你。也不作許與之與。要見相信之意。不可講誇了。下二節與字。又是相與共事之與。與此不同。子行三軍。則誰與二節。成是決斷意。是成就之成。不是成敗之成。大全甚明。但此處對子路說。反不重在此。若

曰不徒貴其能成也貴其懼好謀而成者也○翼註曰此章前以出處之時與顏子而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強聯合臨事懼謀不過就行三軍一事言耳不可以文事武備並論又不可謂時行時藏之人即能懼好謀之人甚失淺深過接處只當閒閒遞去找處當云夫子言此蓋欲抑子路勝心客氣漸養漸純即以造於時中之回可耳寧獨行師哉不然夫子常許由治賦而此顧不與行師何歟○李毅侯曰此章全是聖賢沉幾觀變之學用則行舍則藏須知其中便有兢兢業業一片懼的小心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須知其中便有動九天藏九地得行藏之妙用在不必粘合而意自相通

富而可求也章 朱子曰言富而可求便見富本不可求矣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翼註曰如字乃轉語詞非設言也一說其如命之不可求何傷巧○大全辨卓菴張氏曰春秋時齊慶封奔吳吳勾餘予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穆子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未幾爲楚子所殺按苟非其道雖不求而富猶不可恃所謂無基厚墉子之所慎章 袁了凡曰齋者禍福之機戰者存亡之機疾者死生之機聖人不謹其已發而謹其初分是故慎之丘毛伯曰其慎齋也非倖福是不慢神其慎戰也非怯敵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子在齊聞韶章 徐倣弦曰。夫子之心原自有韶在。故聞之而卽感天機之相迎也。不知肉味。要摹寫他心與樂契。兩妙於忘的光景。不圖句。不是前此未信。今始信也。乃深幸已得聞之之詞。○徐岩泉曰。天地閒。凡形氣相軋而成聲。如風行雷轟。川鳴谷應。草披木撼。禽語蛩啾。皆韶也。韶在千古如一日。斯理初未嘗忘。舜得真機。而作韶以宣洩之耳。故舜不在先。孔不在後。作者非舜。聞者非孔。皆天地自然之妙也。○在齊聞韶。或是在魯未會聞。而在齊始聞。不必謂魯樂不如齊。大全馮氏說。恐未是。○中聲自在天地閒也。夫子之心亦自有中聲也。則無在而非韶也。無時而不聞韶也。何必在齊而始聞。然猶可曰。以今日之韶。合之昔日之韶。自此始也。又何

必學何必三月學曰。不必學而知者。其情也。必學而後知者。其文也。未習其文。未嘗不知其情也。習其文而益見其情也。要之。夫子之聞韶。謂卽舜之聞子也。可謂卽子之自爲聞也。可。夫子之學韶。謂卽舜之學子也。可。謂卽子之自爲學也。可。而其相契之至。不覺習之誠而歎之深矣。此所以不知肉味。而有不圖之歎也。○不圖之歎。是三月後一段相契光景如此。然又須知三月之前。已有此一段光景。三月之內。無在不是此一段光景。若有淺深。若無淺深。最要體味。○佐案曰。看來季札之贊也。還落第二層。○后夔不能述。季札不能贊。

夫子爲衛君乎節 李毅侯曰。冉有欲得夫子以折衷。非私議夫子也。子貢資識明敏。輒之不可爲。已略見之。特

求夫子一照勘耳。

入曰。伯夷叔齊節。吳因之曰。冉有子貢之疑。決非嫡孫當立之說。既拒親父。何論嫡孫。但當時蒯瞶以殺母得罪於父。晉雖納之。衛人不以為君。而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輒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為重。或者父子為輕。穎悟如子貢。而未能決。以此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所係。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絕矣。怨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時。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久之後。徐思前日之讓。幾成亡國大變。能無怨悔。不知先人世守之土。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彼仲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視尊父命重天倫。此猶其小者耳。當日固無逆計。後日又何悔恨。

由此觀之。君臣父子之間。非通權之地。土地人民與父子兄弟。無較輕重之理。衛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明矣。故曰。夫子不為也。○兩次問答。存疑欲俱作概說者。非只主遜國說為是。○翼註曰。賢人只就讓國說。勿兼諫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四書家訓曰。古之賢人。直指遜國說。怨字。直指遜國之心說。不必暗指。○仁字。雖合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說。此處乃重在天理之正上。蓋當時輒亦或託於人心之安。故當專在理上分別。雲峰之說甚妙。怨乎之問。亦是疑其未盡合理而生悔。不是謂合理而後又悔也。○如公子郢亦未必便是仁。則是所謂合乎天理之正。而未必即乎人心之安者。○翼註曰。夫子不為。只在忍心害理上斷之。○

胡康侯謂季札辭國以生亂司馬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義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許敬菴又云正名之論夫子尚無因而發而處衛之意諸賢亦莫測其微此爲兩賢占地步

飯疏食飲水章 張彥陵曰凡樂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於心故雖疏水曲肱而樂亦在焉浮雲富貴亦只是此樂趣耳○孔顏樂處不必他求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孔子之樂如有所立卓爾便是顏子之樂○杜靜臺曰樂在其中正是相忘於義處視不義富貴如浮雲卽是以此樂視之○疏食飲水於聖心亦如浮雲翟○大全辨卓菴張氏曰樂字照下不義看全是不愧不怍暢然自得處○李毅侯曰

吾輩欲尋孔顏之樂當從事曾子慎獨之功

加我數年章

張彥陵曰此章當以易字爲主易者變易

以從時人生動靜酬酢時時是易順天時行便是學易便是無過○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須以工夫說○周季

侯曰學不探原縱依傍道理終滯格套其於天地變化

之妙吾心無思無爲之體終不相合此便是過此卽算

過是夫子真正覺得性體圓融理事無礙些毫意思了

不可涉故深有味於易而言之其在知天耳順之時乎

○李毅侯曰易之爲道也時而已矣聖人上律天時自

仕止久速之大以至動靜語默之微無非易也○易當

兼不易變易說過當兼心過身過說○楊慈湖曰聖如

夷尹惠而猶過於清過於任過於和而况未至三子者

乎。○李毅侯曰：易大過卦，乃是大者過大，謂陽也。與此無干。○此章當與聞韶章同參。

子所雅言章。張彥陵曰：按雅字訓常字，分明是經常之言。對異端曲學看，下面詩書執禮，正應一常字，全重切於日用意。○不但對異端曲學，還是對性與天道邊多。○或曰：三經之原本出人心，人心之理皆載於經。夫子以先王之訓示人，總歸到心學上來，須在人心上描出詩書禮，勿止在經上發揮。○沈無回曰：夫子渾身是思，無邪執中，毋不敬，故隨日用閒拈起，便是非有意雅言也。經自不離於夫子之言也。記者從旁窺之，若以為雅言也。○又曰：記者記夫子之言多矣，如子以四教，子罕言，子不語，皆列其目而止，而此獨多著皆雅言也。一句。

何也。此是述詩書執禮，而又尋味之詞。蓋恍然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不然，多著此語，幾於贅矣。○副墨曰：子雅言皆三經，非以三經為雅言也。要識得。○執禮蒙引存疑看得好。蓋禮字闕，曰所執之禮，則專主日用者言。此與雙峰說合。註非徒誦說而已，似不必拘。蓋詩書亦不是徒誦說者，恐難說。○易未經贊述，春秋未經刪定，故不容泛及。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四書家訓曰：講此節，要得子路代言方妙。○張彥陵曰：奚不與云爾，相叫應，俱是代子路說。開口說其為人也，四字便有無以異人的意。心之激昂處為憤，人心之活潑處為樂，樂就在憤處見之。○未得則憤，然憤中亦有樂，已得則樂，然樂中仍有憤。如



此兼說。方是若謂不必分已得未得則非。○此樂字與樂亦在其中的樂。似微不同。須細參。○祝石林曰。出迷入悟。關在一憤。小憤小徹。大憤大徹。不憤不徹。唯孔子而後憤。憤而後爲孔子。今人飾一行作一解。便耿耿在胸中。謬以爲如是如是。其何能憤。○以此講發憤一句亦佳。以此貫通章則不可。○憤樂而忘食忘憂。則總見其全體至極。不知老。則見其純亦不已。雙峰以全體屬憤樂。至極屬忘食忘憂。蒙引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此兩句不可分貼。看來俱未是。蒙引說附下。○蒙引曰。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此兩句不可分貼。須到不知老之將至。後方見。小註所解或未然。蓋夫子一憤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善之

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文三句。要一氣讀下。○按蒙引之說甚是。余初誤駁。庚子三月初五。因覽淺說始悟。○憤樂還只就逐事上見。朱子之說精矣。不必說到本體。其所以能憤樂如是者。則以其本體之至誠無息也。所謂至誠無息。卽註所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也。如蒙引之說。則似從憤樂後見其全體至極。如雙峰說。則似就憤樂上見其全體至極。又俱似連全體至極。亦就逐事上看。如龍溪說。則又專就本體上說憤樂。皆不能無疑。若雙峰所謂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則似明。○析疑曰。志學至從心。節節有箇發憤在。○李毅侯曰。夫子十五時已上。達七十時猶下學。○佐案曰。學而時

習之不亦說乎。學卽憤說卽樂也。○蒙引曰：聖人自言雖只自狀其爲人，然其所以教子路之意亦在其中矣。此語恐亦非葉公所能領略者，意在教子路居多。按此說亦偏。聖人此語教子路，教葉公，教天下後世之意俱有。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吳因之曰：此章不重辭生知之名。見求知有道，非好古敏求不可。○李九我曰：以不學而知爲聖人，連生而知之都認差了。

子不語章。陸象山曰：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力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東萊博議所謂怪生於罕而止於習，夫子之不語怪本無怪。

之可語也。其說最精。力亂神皆當以此推之。力生於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則本無力之可語也。亂生於失其本心，亂臣賊子，莫非性善，則本無亂之可語也。神生於人之不知，知之則幽明一理，本無神之可語也。○按東萊之言亦只是不語中一件，不可作正解。壬申四月廿七

三人行章。張彥陵曰：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上舉三人以概交接舉行以概日用舉善不善以概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李毅侯曰：參苓蛇虺皆藥籠中物，其不善者而改之，此語更妙。雖莽操懿溫莫非師也。○三人我師，又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又曰無友不如己者，不同處可味。

天生德於予章。此與匡人章另是一樣議論，與公伯寮

章不同。與用舍行藏章亦不同。蓋此是聖人以天命在己。自信安命之說。不足以講此。命不足道之說。亦不足以講此。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謝顯道曰。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烏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隱。聖人亦烏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爲有隱乎我者也。○翼註曰。首句乎字。非料其疑。全是喚醒他。○沈無回曰。隱字。不就言說。是對顯說。○吾無隱乎爾。爾字蒙引作汝字。解言無所隱於汝。看來不

必卽作語助解。似捷。○焦漪園曰。孔子非無隱也。欲隱而不得也。○翼註又曰。此章一說云。行字卽指躬行學者。以言語觀聖人。不知聖人以行教。不以言教也。此說較註略差。觀註行字。只作往字。無行。猶云無往。包得作止語默。○又曰。當時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似乎把高深者隱匿在心中。但把卑淺者教人。故疑其有隱。不知道無卑高。無淺深。作止語默。非卑也。非淺也。分明把妙道精義。在在處處示人。如以物與人一般。與字正對隱字看。○程註及存疑。是教不躐等之意。呂註是鳶飛魚躍之意。看來似當兼說。圈內註亦渾融。上察之說似明。○須知程註所謂才氣高邁者。未便是中人以上。與中人章參看方知。○予欲無言。亦不是竟不言。

所言者文行忠信而已。詩書執禮而已。王申四月廿八  
○四時行百物生。天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於穆不已者。  
天未嘗言之也。然果能熟察於時行物生。而於穆不已  
者。昭然可觀矣。若使諄諄焉。日以於穆告人。而反晦矣。  
王申四月廿八。○此章看來。只是教不躐等之意。二三  
子以夫子爲隱者。但聞夫子之文章。而不聞言性與天  
道也。夫子云無隱者。則以文章中自有性天道也。但欲  
我言性天道。則固有其候焉。而不可躐等也。蓋教之不  
能不似隱者。教者所無如何也。而要之實非隱也。王申  
四月廿八。○析疑曰。是丘也。要見得尋著丘處。不是容  
易。

子以四教章。湯霍林曰。四教有由博漸約之意。○文行

相須。而有先後。行忠信亦相須。而不可分先後。饒雙峰  
謂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似未是。○忠信大  
全諸家只根行來。蒙引謂疑通管文行二說不同。○存  
疑謂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行之事也。看來克復敬恕  
亦是忠信之事。不可專屬行。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總重在  
有恆上。○周季侯曰。聖脉到底不絕。陽明先生所謂滿  
街皆聖人也。夫子此論。見得人有恆心。便人人具有聖  
胎。人人可做聖人。却自被習心理沒。將聖人種子撒向  
深坑。豈不深可痛惜。全是要人惕然自返之意。夫子發  
言之旨。全在末節兩斯可矣。正從難乎有恆句發脉。○  
雙峰謂聖人是天生的。君子是學而成的。存疑謂聖人

是至誠的人。君子是誠之者，皆不是。蒙引以大與化分看。是也。○大抵歸與章。是思狂。有恆及行，已有恥章。俱是思狷。俱當與必也。狂狷章參看。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節。張彥陵曰：聖人不就神明天。縱上說，要從實心而造其極者言。方於有恆處為真切。不得而見，非言聖人之難。正深冀聖人而慨然發此也。○翼註曰：全要得夫子以慨歎而寓儆省，以儆省而寓期望之意。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節。張彥陵曰：兩不得見，俱要就人自己斲喪說。纔是聖人勉人意。兩斯可矣。俱是望其由此進於聖人，非與其終於此也。沈無回曰：聖人亦不過恆到盡處，故一有恆，便足接于聖之脉。○又曰：君子

是中行。善人近狂，有恆近狷。此卽思狂狷意。○愚意善人是中行。有恆是狂狷。沈說未盡善。姑俟再定。

亡而為有節。張彥陵曰：為有為盈為泰，只是虛描他。一箇救點的模样。○王永啓曰：有恆者自忘其與聖合居。心常屈於君子。善人之後，不知已足。幾聖人無恆者自昧其與聖離。造事常凌駕於善人。君子之先不知且難乎為恆人。○亡為有三句。只是要冒為聖人。君子善人的意思。此說得極明。○沈無回曰：三代以上聖人多，而後日少者，以為之者衆也。不為縱不至聖，聖胎猶在。為則脉斷矣。○存疑曰：蒙引云：或以本無是善為亡，未實有是善為虛。未能該衆善為約者，非也有恆以質言，不可說涉於學去。此說人所未到。按或說甚妙。詳其語。

意是解亡而爲有三句。未嘗以有恆說涉於學去。不知蒙引何故不取。若朱子以虛亡對說。而以約爲就用度上說。存疑又謂三句俱主錢財說。此本非正意。聖人姑借此以示例耳。余俱有所未安也。○亡而爲有三句。俱兼語言張大容止華飭看。○附翼註曰。亡是全無。虛是所有者少。約是所有者未甚多。分淺深看。有只是有得。盈是所有的充滿。泰是所有的甚大。亦分淺深看。子鈞而不綱章。王弼洲曰。鈞而不綱。廉無咎乎。弋不射宿。靜無咎乎。豈唯得聖人之仁。亦所以教物也。蓋云貪則取之。動則取之。以戒世之貪得而妄動者也。○翼註曰。不綱。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掩取。○此春秋所以書焚咸丘也。○此可見聖人無意無必之心。亦可見

其參天地贊化育氣象。○唐中宗景龍二年。遣使之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與其拯物。豈若憂人。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吳因之曰。世人妄意生知。而又厭薄學知。則不知而作者。蓋或有之。而我則無是。此只借我立說。以引起當求知之意。多聞三句。緊承上來。足上我無是也。知之次要善看。言我雖不能合下便知。却因此方法。亦可求到那知處。正見其無不知而作。與首句緊相應。一節語意。總是欲人從多聞多見上求知。而不爲妄作意。○此章段落。麟士說得好。首二句。未是謙詞。多聞以下。方是謙詞。亦本大全南軒說也。註似未妥。○不知其理。兼當然所以然之理。爲是蒙引只以當然解。南軒專以所以然解。俱未備。○百方家問答牛春宇

曰作字斷就作事說。蓋不知而作，不是真行取悔之人。分明是厭聞見之爲障，而自作聰明者。○此章作字與述而不作之作不同，但做行字看。自明不過是知行先後之序。○聞見二字，解詳見干祿章。○沈無回曰：夫子嘗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而此復居於知之次者，何也？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也。聞見而至於擇識，則由粗見精，由博歸約，聞見之知已莫非德性之知矣。此正一以貫之。及其成功一之境界也。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閤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孰爲上孰爲次也。○大全辨或曰：次對生知說，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

互鄉難與言章總旨 聖人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意也。若止說待物之洪，猶是邊見。○說叢曰：王字泰云：於此見聖人心體如鑑之空，如水之明，物來卽照，物去則化，不億不逆，唯有見在一念。今人紛紛計過去未來，所以動成妄念。

互鄉難與言節

人潔己以進節 張彥陵曰：愚按吾人本來面目原無一毫夾帶，故習染雖污，當體可以立洗。聖人與潔之念，不惟許其自新，并可破吾人等待之見。○翼註曰：人字泛說，末後方找童子爲是潔字，勿看太深。一念悔悟便是潔，就在進上看出。

仁遠乎哉章

張彥陵曰：在我字體認，我者仁所凝聚之

我仁者我所主宰之仁。○此蓋爲已放其心者發。○翼註看首句不是集成云首句正深明其不遠非疑詞也。此說是。戊辰十一月。○圈內反而求之。卽此而在。與程子所謂爲仁由已及大全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說。似微不同。若專主程註。則斯字義不出。若專用圈內。又易涉陽明良知話頭。須兼說。○李毅侯曰。其實仁不遠於欲之時。并不遠於未欲之時。不遠於至之時。并不遠於未至之時。仁者人也。剝落中生意自在。任憑極不仁之人。總非能遠仁之人。○說叢曰。衡齋云。論其機之捷。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論其體之微。則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翼註曰。論工夫則終身體之而不足。論機括則一念提之而有餘。○晚村講義有一條。謂欲仁卽道。

心之動處。此最有功於學者。當熟玩。王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總旨。此章不必爲昭公回護。只要見得聖人所以周旋於君父之間者。當與直躬章合看。朱子雖亦有昭公不得已之說。然却不重。○聖人於君父之失。可諱則諱之。不可諱則自受其過可也。斷不以失歸君父。而自處於無過。如此則既不失天下是非之正。而又不傷我臣子之心。此章大意如是。南軒之解最明。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節。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只據大概而答。都是囫圇語。與諱君失意不相干。孔子退節。四書家訓曰。孔子別司敗而退者。知他必不滿知禮之稱。倘再面證如何答之。亦委曲爲公意也。○



翼註曰。黨只是匿人之非。乃黨護之黨。非黨類之黨。○  
謂之二字。指昭公說爲是。大全吳氏之說不必用。  
丘也幸節。翼註曰。苟有過過字。虛泛。不要一字染著黨。  
君觀苟字必字。是泛就平日言人必知之。只是幸人之  
知而已。不終於莫覺。非幸可改之意。○大全辨中洲金  
氏曰。聖人說苟有過。人必知之。寓意最深婉。使天下知  
吾過而思吾之過所由來。則禮自明於天下。此正聖人  
愛禮苦心。語氣與上文不卽不離。妙在全不粘帶娶同  
姓。○又曰。丘也幸句。因思司敗此等議論。是千古公案。  
一毫掩飾不得。三代直道。猶存末季。隱寓爲世道幸。爲  
人心幸之意。須知此過是改不得的。或云幸而得改。非  
也。

子與人歌而善章。張彥陵曰。此聖人樂善無窮之一端。  
特借歌以見之。○翼註曰。此見聖心善與人同。○此章  
卽大舜樂取於人之心。○集註取與二字。與孟子稍異。  
孟子所謂與善。卽在取善內看出是一件。此取與二字。  
是兩件。新安陳氏之說。要活看。然此章與孟子實相表  
裏。沈無回曰。歌而反。反而和。不知善之在彼。不知善之  
在我也。最透。○翼註曰。歌而善。只是音節之善。不必太  
深。○顧麟士曰。眼目只在一必字。他人或有不使反之  
而已。和之。或使反之而不和之者矣。按麟士此說。正與  
集註合。余初欲專重反之者。誤。蓋此和之。不是泛然倡  
和。乃是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故存疑曰。和之何  
以見爲與。舍已歌而用彼歌以和之。見彼以善爲吾用。

這便是稱許之也。說得最明。知此則知麟士之意矣。則知集註之意矣。○與人歌是同歌。反則使之自歌。和則子之自歌。雙峰最明。余初說甚謬。大全朱子亦說得不分曉。想是其未定之論。余初說之謬。所自本也。存疑謂夫子自輟其歌。使其更端再歌一番。亦不是。蓋第一番子與人同歌。似當歌畢了。然後使復歌。不必云自輟其歌。存疑亦似因大全朱子而誤。此節余戊戌所看。似未是。今改正。庚子三月初七。○看來註謙遜審密。從反之上。看出氣象從容。不掩人善。從而後上。看出誠意懇至。則反之和之。而後上。俱有蒙引以使之反貼。誠意懇至。似未是。辛丑五月十四。○必使反之未是取。乃是為取之之地。而後和之。正是取而已。兼有與之之妙。集註當

如此看。余初說亦似未善。姑誌於此。以俟再定。壬寅五月廿二。○反之和之。兩層意俱重。說約最是註中從容。

誠懇謙遜審密不掩人善五意。兩層內俱有。壬申五月朔

文莫吾猶人也章。此節上下兩項。皆有自謙之意。大全最明。謝註單以下為自謙。故居園外。○李毅侯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果可緩乎。謂夫不能躬行。則無為貴文也。○張彥陵曰。不曰不得。而曰未之有得。必欲見之躬行而後已。

若聖與仁章。此與默識章。若單看蒙引。則甚為直捷。若據前註謙而又謙之說。及此章雙峰饒氏之說。則不能不生葛藤。俟再詳之。○聖與仁。據大全朱子。則俱以地言。據蒙引存疑。則仁以理言。朱子為是。○沈無回曰。均

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爲學者事。從爲與誨上說。分明謂仁聖的人。無爲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猶爲與誨。特不厭不倦云耳。若謂此喫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仁聖者。從不厭不倦上說。有此貫徹終始。物我無閒。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鄭申甫曰。不厭不倦。乃天機不能自己處。非思爲之所能及。以其一團生機。自運如天輪。然終日運旋。無有停息。若著人力推撥。縱勤終有閒歇時。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真不厭不倦也。○李毅侯曰。不厭不倦。正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王觀濤曰。弟子泛說非公西華自謂。正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上。子疾病章。徐鴻洲曰。夫福善禍淫。理之所有。禳災祈祐。

理之所無。聖人不無所有。使知照鑒不虛。不有所無。使知淫祀無益。

奢則不孫章。翼註曰。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也。不孫寧固。重在不孫上。防其害也。此與林放章不同。○纔奢便是。不孫其流。則又必至於過度。僭上二意兼說。方是存疑說約。單主流弊說。未是。○宋羽皇曰。若說固。猶有好處。安見與寧之旨。唯先將固字說得。他弊處乃愈見。奢之可危。○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於不可無文采。○又須知文采亦所以爲名分。無文采卽無名分。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但有甚有不甚之別耳。○大全辨苞山張氏曰。儉愈於奢。固也。然有儉於此而失於彼者。雖躬行節儉。無補於治。

如漢文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臺  
可謂儉矣至寵幸鄧通賜以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  
下是儉於其身者所失少而耗於嬖倖者所失多也  
君子坦蕩蕩章 張彥陵曰此章是摹寫兩人心境而境  
遇自在其中蕩蕩全從坦來要於平字中見出寬廣意  
戚戚之上加一常字便見一生營營處○按此說亦本  
大全胡氏所謂天下唯平易處最寬廣○徐傲弦曰君  
子檢束中受用活潑蕩蕩自戒小人放浪中自沉苦海  
戚戚自無○翁子先曰君子之心無一物罣礙逆境亦  
自洒落小人之心多私欲牽拘順境亦常拂鬱○李穀  
侯曰聖人一生真實受用止一樂字坦蕩蕩形容樂字  
也○杜靜臺曰謂之坦蕩蕩真如行於平原曠野之地

泛於汪洋千頃之波更無崎嶇礙足淺澀閣舟所在○  
坦蕩蕩厚齋馮氏之說極直捷原非以坦字當常字也  
細味可見蒙引存疑似太拘其說附下○附蒙引曰坦  
蕩蕩猶云光燁燁不可以坦字當常字對長字○附存  
疑曰註坦平也又曰蕩蕩寬廣貌是兩德小註蒙引都  
作一意說○又附李穀侯曰坦即中庸居易字而蕩  
蕩正形容其所謂坦

子溫而厲章 翼註曰既曰溫而厲又曰威而不猛非顛  
倒重複也溫而厲者時溫而厲在溫中溫為主也威而  
不猛者時威而不猛在威中威為主也恭而安亦是安  
在恭中非恭外有安○此與溫良恭儉讓不同○唐荆  
川曰聖賢胸中一物不礙謂之脫洒江左之人任情恣

肆不顧名檢亦謂之脫洒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七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八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翼註曰至德德字用植綱常維名節等語暗切下文講○又曰下二句總見至德勿以三讓見其德無稱見其至蓋三讓意重無稱意輕○又曰讓於商非讓於周○泰伯是知其可有天下而讓故蒙引曰其實是曾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最妙○觀集註序太王所以有翦商之志者一以商道寢衰二以周日强大三以季歷生子昌有聖德然昌生一段要看得好此時太王尚未有傳昌之志假使泰伯克從則昌爲之佐如周公之於成王此太王之志也惟其不從然後有傳歷及昌之

意。至於欲傳歷及昌。則翦商之志已決。而不可違矣。泰伯所以知之而去。其去之意。只是讓商。不是讓周。故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也。集註正意如此。至於與仲雍俱逃。被髮文身。示不可用。以安王季之心。以成太王之志。故謂之讓周。此只是帶說。非正意。蓋泰伯既自以翦商為不可。而又委曲以成其父與弟者。則以翦商者。亦聖人之不得已也。各行所志可也。○百方家問答湯海若曰。以國讓王季。是以商天下之故讓也。以商天下之故讓者。不是要王季之子孫翦商而取天下。是要輔商而安商之天下也。辛酉三月始見此說○竊意太王之欲翦商。在小乙商道寢衰之日。向使泰伯不去。則高宗不必中興。而牧野之師。不待辛紂矣。高宗之中興。泰伯之去。

成之也。三以天下讓。如此看似妙。然先儒未有及此者。姑再詳之。○民無得而稱。是說其先事而去。並不見讓之迹。不是人但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之說。○附汪摺九曰。讓未有不兆亂者。觀春秋時事可知。即伯夷亦幸為得也。夫孤竹君之欲立叔齊也。其平日豈無幾微見於辭色之間者。必待遺命而後知之乎。有其意而夷不去。則父之心必不安。有其命而夷始去。則弟之心必不安。一舉而父與弟俱有所不安焉。故夷未可為得也。必如泰伯而所以處父子兄弟之間者。盡矣。

恭而無禮則勞章。張彥陵曰。當恭而恭。當慎而慎。當勇而勇。當直而直。○陳伯玉曰。失之太過。便不復名為恭。慎勇直。非流弊。○伯玉之說。與蒙引極合。○註弊字要。

活看不是流弊。只是病字意蒙引極明。

君子篤於親節。篤於親如祿位與共。好惡與同。皆是不遺故舊。如有功必錄。有罪必宥。皆是。○王陽明曰。若合上節。當重禮字。○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唐貞觀四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贓免。上以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朕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復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去。按故舊不遺可也。有罪而私之。則不可。魏徵言可法。

曾子有疾章。翼註曰。此曾子以守身事親之孝。訓戒門弟子。啓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保。詩云至免夫。推言所以保身。小子二字。望門人亦保身也。○又曰。引詩中。卽寓

保身正意。與別處正意在上。而引言證之者不同。○又曰。讀者以而今而後作一句。非也。而今二字略讀。而後吾知免夫。一氣讀。而今將死時也。而後方纔也。不然。死後何知。○顧涇陽曰。戰戰兢兢。乃吾性體流行。沒些子放鬆處。如臨如履。猶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而語加嚴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吾知免夫。此是難免的意思。非倖免的意思。○薛畏齋曰。父母生你出來。便要你盡這箇道理。臨死將這身體還他。方謂之無愧。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只為這箇念頭。臨死纔了。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啓手啓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刀鋸戮辱無異。

曾子有疾章。李毅侯曰：曾子之意，蓋以脩身為本也。正心誠意，是上半截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下半截事。堯舜脩己以敬，便是這工夫。○袁了凡曰：俱就臨民時言。總是脩己以敬。○須知首句是君子所貴乎道，不是道之所以可貴。○佐案曰：所貴乎道，只一戒懼精神，但周身脉絡分領之以出者，若有三耳。○遠暴慢等，不是道。是貴字意，是工夫。暴慢遠方是道。○舉一籩豆，凡瑣務皆在其中。○高中玄曰：斯字有力，言纔動容貌，就要遠暴慢，纔正顏色，就要近信，纔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蓋脩身之事，不敢放一些空隙也。○朱子曰：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四句。○又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瞿昆湖曰：辭氣二字並重。前輩有氣是綱，辭是目之說。

同是一句說話，或出之以和平，或出之以乖戾，故辭之有氣，猶顏之有色，都要重看。○吳因之曰：這全靠心中有主。若學問無根，縱十分脩飾得好，也只做得堂堂乎張也。○操存在動正出之前，省察則在遠近二字。動正出三字，只是閒字。語類所謂人人如此是也。陳氏謂操存則在上三句，省察則在下三句，猶未透。蒙引又謂集註學者所當操存省察云云，在此三句外。此三句舉見成者而言，亦謬。○淺說曰：斯字當則字看，非戒勉之辭。三事皆以其能如此者言，而謂其為君子之所貴，便見敬子之不可如此矣。戒勉之意在言外。○按淺說與蒙引之意同。與集註改本亦不相悖。余初以蒙引為不是，似謬也。存此以俟再定。庚子三月初八。○沈無回曰：教



其重本以該末。非教其舉本而遺末也。以能問於不能章。通章以克己爲主。○張彥陵曰。上半截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周季侯曰。曾子把自家比照到顏子心境上去。覺得其造詣之妙。故追而思之。不是鋪敘他學問。語意全重在若無若虛上。但虛無光景無可模寫。須索從他好問說來。方可想像這段意思。此曾子最善形容處也。若無二句。承上二句點破他心事。不作推原說。○能與多。細玩大全蒙引。只是一件而有淺深之分。與有與實一例。皆屬知犯而不校。則屬行。若依通義許氏之說。則能與多。又似分知行。似重疊了。○沈無回曰。犯而不校。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爲老莊矣。○說叢曰。義府云。苟知物我之無閒。而萬物一體。如

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析疑曰。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大全辨王龍溪曰。顏子嘗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獲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非也。我以非理加人。人以非理答我。此乃報施之恆。所謂出爾反爾。烏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大節蒙引以事變言。淺說就君子身上言。俱是看來淺說。尤直捷。○張彥陵曰。君子二句。只反覆以致歎美之意。非抑揚口氣。

士不可以不弘毅節。要重提士字。當云人不可以不爲

士而士不可以不弘毅。○說叢曰：紹聞編云：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運，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弘毅。○翼註曰：弘毅在心體上說，弘是有容，毅是有守。有容非容人，只是容得道理，與執德不弘反看。○弘不是度量寬容，度量寬容只是弘內一件。○弘至大，毅至剛。○張彥陵曰：本文雖把弘毅說起，然弘毅處就是仁。○王陽明曰：仁，人心也。心體本是弘毅，不弘不毅者，私欲蔽之耳。弘非有所廣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其實卽是仁，然仁是理，弘毅是所以體此理，不可謂全無分別。○四書家訓曰：弘毅是心體，仁是心體中所載者，必是心體，養得常淨，常定，此理方有安頓。有以弘毅就作仁看者，少差。○程自

遠曰：不毅之弘非真弘，不弘之毅非真毅，惟任之遠故重，惟道之重故遠。○此是深一層解。

仁以爲己任節。張彥陵曰：唯任之而後見其爲重。○徐自溟曰：重字在己字上見，蓋人可以分任，便不見得甚重，爲己任云者，此在己之獨脩獨證，人所不及致力之地，所以見其任之重也。

興於詩章。張彥陵曰：按夫子從詩禮樂上拈出人心學，要人把此心放在這三件上，還要見得詩禮樂之重。今人動曰：人心有真詩，有真禮，有真樂，是聖人作經之精意，非後人窮經之實學。○程子曰：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沈無回曰：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實益，今人動

曰。人心自有真詩。自有真禮。自有真樂。試思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而能立。無所陶而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幾人。假今日與之言詩。日與之習禮。日與之和樂。雖下愚不肖。未有不興而立而成者也。可見經學步步皆是實境。今人之說。是聖人作經之精意。非後人窮經之實學。果爾。則先王之太史陳詩。春官典禮。瞽宗合樂。俱是贅事。此便是清譚禍世之作。偏開人廢棄經學之漸。故不可以不辨。○依史氏解。則志道據德依仁。只解得興立成三字。詩禮樂則其所以至於此者也。但興立成與志據依。有成功用功之分。蓋興是已志道了。立是已據德了。成是已依於仁了。不是說要志要據要依。○朱子謂興立成只是游藝一脚事。而史氏以興立成分配志

據依。似不相同。然游藝原與志據依並行。存疑志道章解甚明。如此則史氏之說。與朱子自不相背。而并可明游藝句矣。但此與游藝微不同者。游藝是該終身而言。志據依以前如此。志據依以後亦如此。興立成是以其成功之際言。然亦須知到成之時。非便置詩禮。既成之後。亦非便置樂。○蒙引謂詩禮樂皆在外。看來詩禮樂自當兼內外說。但內外不可對舉。所謂內者。亦即寓於其外。○存疑鹽硝之說。另是一樣說。當善用。○唐荆川曰。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爲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爲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爲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興。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之者。不爲吾心耶。故即經而心是已。

民可使由之章 朱子曰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翼註曰非謂民皆無知但非上之所能使亦不可說強使民知則反鑿其性等意蓋不可使只是不能使不是不當使○佐案曰使字與孟子不能使人巧義同○司徒學校亦只是使民由之亦有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使之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徐鴻洲曰異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莊忠甫曰如教民忠君敬親者實也因忠君而至不得齒路馬因敬親而至式齊牛使人若

曰牛馬且不可犯况其真乎此權教也權者立之以偽而行之以誠使民以爲固然而由之可也若明言其權以示人則人以爲僞而不肯由矣○齒路馬其流必至於背君聖人知之而有此禮此正是實理何謂權何謂僞耶

好勇疾貧章 張彥陵曰按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好勇疾貧看來卽作不仁之人看似妙但不仁之人不止是好勇疾貧者○處不仁之法如何曰先王之世教養道備則自無此後世不幸而遇之則唯簡身脩政以臨之至誠善教以動之明賞罰以示之待之恕防之密誅之不終日則亦庶乎其可矣○袁了凡曰待不仁之人當憐念之教誨之或懲創之甚則放流之而不

與同中國。○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商任沙隨之會。垂戒於春秋。病已甚也。○大全辨惟適張氏曰。宋元祐間。呂惠卿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遺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可使自棄耶。按此深得。不為已甚意。然偽周之禍。張柬之不從。薛季昶劉幽求之言。卒使三思再亂。此則去草不去根之明驗。又不得以已甚為辭也。在審其輕重緩急何如耳。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才淺。深則不露。天下矜已妒人之態。多出於小有才之人。未有以周公之才而驕且吝者。曰。如曰使總之。只是設

言。○大全辨或曰。驕心是傲視天下。吝心是要獨專其美。有此一念。便只任己私。不顧人家國。用人行政一味恣己聰明。直恁前去。耗喪元氣。皆不暇恤。其為才美所害。關係不細。故君子之才不可無。小人之才不可有。○無驕吝便是休休氣象。○朱子謂驕生於吝。看來驕吝還是相生的。非吝無以為驕。是驕為枝葉。吝為本根。非驕無所用其吝。則又吝為枝葉。驕為本根。如此互看。更妙。○析疑曰。學者縱有獨得之見。亦天下同得之見也。何得吝為己私。○又曰。驕吝正為足觀之念。盤據胸中耳。故以不足觀說破。○其餘不足觀。蓋鄙之也。亦惜之也。○曰其餘者。種種伎倆。原是德性中緒餘。故善用之則為才。不善用之則為剩技。○此夫子特為負才者戒。

耳。若夫用才之人，則又不可以其驕吝而遂棄之也。但當有以駕馭之耳。己酉

三年學章。張彥陵曰：此示人以純心之學。三年亦大約言其積久。然亦是活詞。至字不必另解。只言念頭未嘗到穀上也。須發他一段清淨的心體。堅凝的志向。恬靜的精神。袁了凡曰：近名之念。卽從務實處默默潛滋。或心下見得不真。則自認以爲學境。而渾身已是欲境。謂之至者。不但身履其地。卽或念頭默默在此經過。亦是至也。○湯霍林曰：好學亦不是枯槁忘世。只是不以利祿動心。卽濟世亦是入學。亦是不至穀。○吳因之曰：斯人也。其於外慕之擾。果以氣勝之者乎。夫氣未有久而不衰者也。則其所養者純也。其於義利之防。抑有意持

之者乎。夫意未有久而不改者也。則其所見者大也。○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元處士許謙諡文懿。教人內外殫盡。唯不教人科舉文字。曰：此義利之分也。庶幾學不至穀之意。

篤信好學章總旨。周季侯曰：出處去就。這是士人一生的大局段。這局段須從心性上打合。若不仔細參研。徹底融會。縱饒有識有力。做成豪傑手段。畢竟不是聖賢結果。故夫子從篤信指出好學。從守死指出善道。有這學術識見。纔不錯了。有這道力。力量纔不偏了。所以或去或就。或出或處之間。恁地果決。却又恁地斟酌。旣非世上一種假局面。假機緣。可以轉動得他。又非世上一種假操持。假作用。僅取躲閃得過。方纔是箇真正識力。

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這種人儘自謂信得過。守得正。却不知墮落幾千丈矣。這一章總於入世上勘驗出人心性功夫。只拈學道兩字。時解只爲把守字對學字。便費許多周折。○李毅侯曰。此章重好學善道四字。上無信無守。則悠悠泛泛。隨俗浮沉者。不足道矣。卽有守有信。而或昧於時宜。當行不行。當藏不藏。如子路之結纓。豈能及顏子之陋巷哉。故惟好學乃能善道。然後危亂不入。而或見或隱。悉當其可。孟子以禹稷顏子爲同道。知言哉。如此看。與行藏章一齊俱了。○重好學善道講極有理。然正說原該四平。備看可也。○按四平之說。本存疑似。不如周季侯李毅侯之說爲融。俟再定。甲辰八月二日。○此章與中庸尊德性二節一樣。

篤信好學節 翼註曰。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說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矣。○又曰。善道不必是死所當死。只是守所當守。○又曰。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着力。不是盡善之道。○按存疑不是。余初誤收。淺說最明。庚子三月初十日。

危邦不入節 管登之曰。春秋之時。危亂極矣。夫子居焉入焉。且欲以有道易無道。何也。曰。聖達節。賢守節。夫子達節之聖也。故視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此蓋守之也。非化之也。○沈無回曰。夫子序次逸民。則又曰無可無不可。蓋顯然將身剔出在外。而見非區區立身行己之常。

格所得拘者。○學守分屬是大全饒氏解蒙引駁之最是。

邦有道節。徐敬弦曰。若邦無道而能汲汲濟世。何可以徒富貴目之。○李毅侯曰。見隱二字。與富貴貧賤不同。見如見龍在田之見。隱則卷而懷之也。此所謂善道。正由好學得來。若有道而貧且賤。則非隱也。無道而富且貴。則非見也。故曰恥也。此不但碌碌庸人。多少有信有守。而學問未圓者。每蹈此轍。

不在其位章。張彥陵曰。愚按國家設官以分職。各不相兼。不徒明分守而已。正欲專其責於當事者。使無所借以自諉耳。世唯有越職自逞者。反生當事者觀望之念。唯謀不出於位之外。則人人各專其責。各治其事。國家

既免侵官之患。亦無曠官之弊矣。○不徒生其觀望之念。亦且予以掣肘之患。

師摯之始章。此章之意。不是美關雎。全在師摯適齊而發。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麟士解關雎之亂。與蒙引存疑淺說不同。未敢斷從。姑存俟考。○據蒙引解。則是以終該始。據麟士解。則是以其最盛者言。○按畢竟蒙引說是。麟士所引儀禮合樂三終。正可見其至此猶盛。如何便欲駁蒙引。辛酉三月初十定

狂而不直章。翼註曰。直是正直。因志大。故不屑為邪曲也。○是非不枉是直。有過勿撝是直。表裏如一。是直。各兼言行。此處直字。似不必深看。只指有過勿撝。表裏如一二項說為是。言行則仍當兼也。



學如不及章 張彥陵曰二句總是狀爲學之心不必作  
兩層看。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  
如恐二字。○學無止境。苟自謂已至。必不至。學無中立。  
不日進則日退。學無等待。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皆是  
所以如不及之故。皆是所以猶恐失之故。不可分貼。○  
朱氏之說。謂學如不及。已知所勉。猶恐失之。則勉而又  
勉。似有病。蓋此二句。雖以心力分看。然須知心與力是  
一時並用的。

巍巍乎章 尤西川曰。不但戀天下是與。曰解使去已亦  
是與。憂勤要保守他。固是與。卽憂勤恐負天下。亦是與。  
蓋皆有一箇天下在胸中。便爲天下所動了。舜禹之心。  
真可謂空洞無一物矣。○翼註曰。全節作一句。勿斷。此

天下以勢位言。不主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  
不被勢位壓倒。故曰巍巍。○存疑以好問好察。菲食卑  
宮。解不與。雖妙。然須緊看他前動心二字。蓋謂其卑宮  
菲食爲不與。然有卑菲而叫不得不與者。謂其好問好  
察爲不與。然亦有問察而仍叫不得不與者。舜禹之不  
與。在心不在外也。○當與飯蔬食。章。簞瓢。章。飯糗。章。同  
看。須細認。註不以位爲樂句。以憂勤解者。非以行所無  
事解者。尤非。○王摩詰詩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  
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卽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  
太虛意。必如此。乃可言不與。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總旨。此章是以爲君之功用言。不  
是以爲君之道言。蕩蕩與成功文章。俱在用上說。無能

名。是無能名。其不冒。不是無能名。其所以不冒。成功文章。是從不冒中。抽出一二言之。與上文有大小之分。非有體用之分。大抵此章與中庸發育萬物。聲名洋溢。同一意。註德字須活看。尹註無為而成。似涉君道上說了。時解以有為無為分者。都本此。此俱屬賓意。非正意。予前亦主此。今細讀蒙引存疑。知其謬也。且有為無為。雖作賓意。亦不可分貼。○附李毅侯曰。大哉領起一章。下因以則天形大哉。以無名形則天。以成功文章之巍巍。煥形則天而無名。○大抵此章須從其功用之盛。想出其運用之妙。本源之深。方是。若徑從本源運用上說。便是將賓作主。○附四書蒙訓曰。堯之則天。亦非專以心體言。自其德之充積於心。而潛孚默被於天下者。言下成。

功文章俱在內。○按依此則通章俱兼體用說。亦似妙。姑俟再定。壬寅五月廿八

大哉堯之為君也節。翼註曰。大哉二字。就是巍巍蕩蕩。巍乎煥乎之總名。下正句句形容其大。○吳因之曰。首句下箇為字。極有意。分明謂堯首闢洪荒。有為處大耳。下文成功文章。正指其實而言之。○舜無為。堯有為。妙絕。但即以本章為字當之。則鑿。○無能名。在用上說。蓋并其發見者。人都看不盡。所以為大。若就體上說。便非旨。時解類以無為講無能名。以有為講成功文章。不知無能名。連成功文章都包在內。是大而不可名。非深而不可名也。如何獨說得無為。○翼註曰。民無能名。非民不能名。乃堯之難名也。只是德之大。不可以一德名之。

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節。翼註曰：成功是治功有成。天下各遂生復性之意。○就成功文章說無能名。吳因之。李毅侯皆主此。與蒙引存疑微不同。若云卽其大之中舉其成功言之。已不能名矣。况能名其大也耶。則可。○沈無回曰：見與名不同。可見而不可名。朱註自妙。○問成功文章不足以盡堯。不知成功文章外其發見者更有何事。曰：亦不脫成功文章。但不止人所見之成功文章。其成功文章是無窮無盡的。然此所謂巍巍乎煥乎者。只就人所見之成功文章說。不是說無窮無盡之成功文章。其無窮無盡之成功文章在蕩蕩乎內。○李毅侯曰：維天風雨雷露皆功也。而不能名其功也。日星河嶽

皆文也。而不能名其文也。○大全辨或曰：此章要說得切實。今皆說得玄虛。看爲君二字。此章所謂德者。以施諸治者言也。非僅一身之德也。不可名。是不可指一件以名之。非隱於無迹也。是廣大不可名。非幽深不可見也。○按此說最是。但以註爲誤。則不知註正是此意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總旨。葛屺瞻曰：此章乃言周之媲美唐虞者。不在才而實在德。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節。

武王曰節。

才難節。張彥陵曰：此節固是歎才之難。實是贊周才之盛。語意是卽難。勿作不足之詞。唐虞二句。重周言。而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則其

盛亦不能如周。夫唐虞一盛寥寥千載。至周再盛。固見才難。除却婦人。止有九人。尤見才難。○翼註曰。九人而已。雖似抑周。又要提起說得盛時。猶難。况其不逮者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節。張彥陵曰。此節大意。只云周之才。固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亦非不足於揖遜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三分有二。就民心言。非真畫地而分也。以謂左右之作。率字看。服即帖服之義。見其出於中心。若衣之附體。然無一毫勉強意。○註以至德屬文王。本文何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耶。顧涇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爲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未受命。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

已而順之應之耳。豈可沒其初心哉。夫子概而贊之曰。周之德。雖謂曰武王心事可矣。

禹吾無閒然矣。章。沈無回曰。夫子贊堯舜不容口。而於禹獨曰無閒然。何也。當此之時。帝降而王。德降而功。世道升降之會。議論易生。故云。○三王之文明漸啓。不得不示之以儉。而儉而不適其宜。唐魏之所以刺也。則人稱禹爲克儉。夫克儉乃禹之可閒也。五帝之質朴。猶存不得不開之以豐。而豐而或過其宜。增華母乃甚乎。則人稱禹爲克勤。夫克勤乃禹之可閒也。故禹者處乎可閒之會。而幾幾不免於閒者也。○惟精惟一。是其本領。允執厥中。是其行事。不知其然而然。是其用心。○張彥陵曰。不但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者。內極其情。外

備其物也。○鬼神似當兼天地祖宗。黻冕似當兼朝祭。新安陳氏及蒙引之說太拘。○徐岩泉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不於自己身上起念。宮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之衣之食之，蓋其心在彼而不在此。有不自知其爲薄者，正是有天下而不與處也。○側重下半截，又是一法。○馮具區曰：自古聖人唯禹之治水，作用最大，有大作用者，或細行有所不矜，却於衣食宮室閒精義入神如此，用心何等周密。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八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九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張彥陵曰：利字畧讀斷，謂夫子罕言利，命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仁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一則恐其淪於卑污，一則恐其驚於高遠。○利不止貨利，凡計功算效皆是。○易以道義配禍福，如言貞則吉，不貞則凶，貞則利，不貞則不利之類，蓋行道義卽是利，且行道義則自有利，貞則利等當兼此二意。

達巷黨人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觀黨人口氣，都是美夫子之辭，但聖學全不貴博，故拿個執字破他。夫子之意，不是辯其無所成名，只是辯其以博學爲大而不可名，恐世之人但

求之於博耳。黨人立言之弊，只在博學二字。夫子射御之說，亦只辯其博學二字。○看來此條與註亦不相悖。蓋如此說，亦不得其爲謙詞也。壬寅六月初一 ○通章俱要於言外，想見聖道之無所不該。蓋黨人之言甚淺，而卽其言察之，則甚深。夫子之辭甚謙，而卽其言思之，又甚大。黨人不知也，夫子不知也。黨人之言淺而深，詳大全。朱子夫子之詞謙而大，詳存疑。黨人淺處，詳大全。雙峰饒氏新安陳氏，夫子謙處，詳後。○破當云：聖道無所不全，而相忘於不知焉。○諸說紛紛，若不從註，便當從此。

大哉孔子節。蒙引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看來大哉二字，卽兼美與惜二項，似更妙。然未敢斷。○看

來黨人之惜，不是不足於夫子而惜之，只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耳。故註總謂之曰譽。如此則直與太宰一樣見識矣。壬寅六月初一

子聞之曰節。王觀濤曰：聖人只不欲以徒博幸人，故爲此言。若曰與其汗漫博學，吾寧執御耳，口氣平易明白，初非反言以見道無可執也。且執字亦只專習一藝與執一不通之執不同。丙辰八月補圈 ○承之以謙存疑。曰大哉孔子是譽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聖人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未是玩語氣。若曰黨人美我之博學，而惜我之無成名乎？夫我安能如是也。我將有所執矣，而果何執乎？是自謙而兼有傲人之好博意，卽太宰知我一

節之意蓋不特放下博學亦并放下無成名。己酉三月改○須知自認博學已是謙詞轉出執字執而又以御。又是謙詞轉出執字其中又有做人意與太宰章君子不多同。但太宰章則突然說出此意此章則因上文無所成名來有所成名即是執。○宋羽皇曰聖人不自知其大而嫌己之無所執聖不自聖大都如此若無所執故無成名無成名故成其為大此意當於學者口氣見之若微文婉刺則非矣。己酉二月初九○此章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詞故註總謂之譽與蕩蕩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

出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圈內正意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圈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為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間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

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作者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抑之衷。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託之少賤。此章則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此作文極淺率。意在去此五病。謹識之以質高明。○此已酉所作總評。

已前所錄。俱可不觀。

麻冕章。李九我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他也從不得。此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非奢儉之儉。○漢疏訓恭儉。○許白雲曰。冕之名有五。衮鷩毳希。玄。天子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然註泛以麻冕為緇布冠者。恐人誤以麻冕為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緇布冠不止是麻冕也。

子絕四章。當與無適莫章參看。適莫內各有意。必固我。適亦有意。必固我。莫亦有意。必固我。又須知毋意四句。外尚有義之與比一句意思。○此正於作事上想見聖。



心之虛。但亦須想到聖人無事時。心體註事前不是無事時。○須知意必固都有我字在內。但至意必固之後。則我字已成就。滿腔都是我了。○朱子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王龍溪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或以母意為滅意。非也。或以母意為母惡意。亦非也。動而無動。亦是母意之義。兩路駁入。逼出此旨。甚妙。下三句皆當如此推之。或以母意為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其知之成功一也。○翼註曰。意字只是著意。有意為不善。固私也。有意為善。亦私也。如夷有意於清。惠有意於和。孔子亦皆無之。○大全勿軒熊氏謂此是誠意章事。謬。此是屬正不屬誠。是兼心意說。不是專說意。余初誤收。已亥九月十一 ○四書家

訓曰。我是己私。謂知有己便是私。不但有私於己也。此意必固我不在欲境上看。要在理境上看。○淺說曰。蓋其心純乎理。而無一念之間事。任乎理。而無一毫之雜。兼心與理言妙。

子畏於匡兩節。翼注曰。文在茲。謂我能憲章之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節。夫子自任兼窮達說為是。大全饒氏最得。蒙引存疑。俱主與東周說。不是存疑。謂文是禮樂制度。乃達而在上者之所為。用世之事也。若但謂之道。則窮而在下。亦說得。然註雖以禮樂制度解文。自當活看。○天之未喪斯文也。當依馬註作自信語。口氣與上將喪斯文也句自別。麟士謂二句是商量平對之詞。不可從。

夫子聖者與節

固天縱之將聖節。固天縱之。縱之二字重。不重天字。以上文太宰說聖者主生知說。亦有天字意也。○翼註曰。將字輕看。畧去亦可。○又曰。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

太宰知我乎節。鄙事二字。似是承上起下之詞。麟士連多能讀。雖似妄。然與註不合。○李衷一曰。夫子以多能爲鄙事。這多還在釣弋獵較上看。其與不多對。還是精粗上下之別。非博約煩簡之別。近來把多能當多聞多見看。以不多當一貫看。畢竟非不貴多能本旨。○此章所論極淺。連多聞多見亦屬不多邊。不屬多能邊。○李

毅侯曰。聖人未有不多能者。但他多能處。亦與人不同。形下之器。卽形上之道。據德依仁游藝。何嘗作藝能看。但此非所以律人。使他人涉此。則終是藝焉已矣。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近有以多能爲多聞多見。不多爲一以貫之。未是。蓋多聞多見。是學問功夫。總是聖人根本上事。多能不過其緒餘耳。多聞多見。如今人讀書是也。多能如今人圍棋博陸是也。明是兩項。聞見是要緊的。志道據德依仁。步步從此處著力去。多能是沒要緊的。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不然。未有不玩物而喪志者。○註聖無不通。與聖而無不通。非相應語。聖無不通。重在無不通上。對太宰說。是駁其單以多能爲聖。聖而無不通。重在聖上。兼對太宰子貢說。是讓其

由聖而多能聖俱以生知言。

吾有知乎哉章。張彥陵曰：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周用齋曰：鄙夫雖空空，而其本來知識，則皆有之。聖人因其所問，爲之酌量其可否，彼之胸中必有隱隱發動者，而始終本末盡言以告，此便是叩其兩端而竭也。○翼註曰：兩端是舉兩端以該中間，自至淺近以至至深遠，也不是兩件。○執兩端與竭兩端，大全朱子雖云也只一般，然朱子此句只是解其字義，其實兩箇兩端不同，執兩端是以異同言，故註曰：小大厚薄，竭兩端是以顛末言，故註曰：始終本末，上下精粗，須辯。○夫子自謙，蒙引專以知識言，大全朱子兼以誨人不倦言，俱妙。蒙引是本若聖與仁章說，朱子是本默識章說，然朱

子不是誨人不倦一句，止可作餘意，不可與無知識對說。○陳子遜評乙未房書曰：此題注曰：聖人謙言無知，而教人則不敢不盡章法了了，但不善融會，上下截易似蜂腰，頗無聯屬，不知聖人從來謝却生知，學誨不厭倦，自是一生本領。○刁蒙古講此章，雖云象山陽明純是禪，却又云：雖是聖人謙詞，却原來本體也如此，兩端曰其端，亦以人治人之意，全與註相背。○見一時文講竭字曰：飲食居處，有性天焉，苟不力爲敷宣，有教無類之謂何，此講得最好。壬申三月

鳳鳥不至章。高中玄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託思鳳鳥河圖以寓意耳。若得伏羲

舜文之君。卽鳳之不至。圖之不出。可也。李卓吾曰。說已正見其不已處。

子見齊衰者。章許敬菴曰。其作與趨。無非天則。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唯聖人能全之爾。○刁蒙吉曰。必作必趨。此聖人之敬心。內外合一者也。而尹氏獨舉而歸之於誠。蓋誠合內外。而後敬合內外。此探本窮源之論也。○佐案曰。總是性與天道之流行處。○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歎曰。章總旨。翼註曰。此主歎聖道之妙說。有主歸功夫子說者。有主始終歎道之難說者。俱不可從。

仰之彌高節。通章精神全在喟然二字上。○周季侯曰。凡人到心力莫庸處。始發之歎。喟然二字。正欲從末由之真景象也。記者以此擬其神情。絕有可想。○吳省菴曰。喟然之歎。固是歎道之妙。實從未由處來。初然如此力求。不但無所從。亦且無所見。一得夫子之教。便去著力。及著力之盡。又到著力不得處。如之何而不喟然歎也。○程子曰。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卽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須知仰鑽瞻忽之時。雖未見得親切。然與他人之茫然者自不同。所以集註著深知二字。而程子有見其高見其堅及瞻之。卽在前後之說也。仁山金氏畧見道體一句。最領此旨。○按首節朱註謂是深。知其妙。而胡註謂是未領其要。其實一也。周用齋謂雖

欲從之二句與仰之四句相應。而以胡氏先難後獲之說爲非。恐不是。○顏子仰鑽之時。不但夫子不思不勉之境。未能見到。卽大槩說夫子之道也。未能見。○朱子所謂中庸不可能。還是總說。三項。麟士謂正解前後。非泛說也。故又以上蔡謝氏之說爲明。看來似太拘。蓋中庸卽是高。卽是堅。若中庸以高明中庸分言者。又另是一樣話也。仁山金氏亦似從上蔡者。俱不可用。○四書家訓曰。二彌字不可泥。道非因仰益高。因鑽益堅也。只極擬其至高至堅耳。○此節見顏子初聞不能循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節。張彥陵曰。點出二我字。見文與禮皆吾所固有者。夫子只一開示云爾。○翼註謂顏子一游聖門。卽承博約之誘矣。豈前者嘗用仰鑽瞻之力。

而不得其要。後用博約之力。而乃能卓爾乎。按翼註此疑。甚疑得好。看來顏子所謂仰鑽瞻者。未始不是博約。但未得博約之效。故見其彌高彌堅耳。夫子循循善誘者。只是教其只管用力於此耳。壬寅六月初二○李毅侯曰。要知憤樂忘年。雖在七十時。尚是這工夫。堪怪今人看博約二字。都作權教。將誘字直作哄誘之誘說。聖賢真實學問。不明於世久矣。

欲罷不能節。王龍溪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達不已。才就是性之作用。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爲上湊泊。非竭才也。○百方家問答。

載龍溪此條首云欲罷不能不作用工夫說。○愚按良知家凡遇工夫必拽轉作本體說。此是一個套子。辛酉三月十一○翼註曰才卽孟子非才之罪的才字乃性之作用。與才能之才不同。○范光甫曰卓爾時文謂見其高堅前後。可爲捧腹。高堅前後。是顏子認不真。拿不定。故以四字形容。更見那高堅前後。原是夢囈了。且卓爾末由原是一時光景。分開便誤。○翼註曰卓爾與欲從末由。俱是指定夫子之道說。不是泛說道。○又曰立是立在前。猶與我爲二也。從是跟上去。與之爲一也。○卓爾看來圈內圈外是兩意。圈內是泛以道言。圈外是就夫子之不思不勉者言。從圈內爲是。若欲兼用口氣。當云日用之間。非徒知之極其明也。而并夫子之不思

而得者。亦見之甚親也。非徒行之極其至也。而并夫子之不勉而中者。亦見之甚切也。如此方見得顏子實際地位。然終不若單用圈內之直捷。○圈內單以安勉之分言。圈外兼以虛實之分言。其於夫子中庸之道。則勉而未安。其於夫子不思不勉之境。則虛而未實。○卓爾雖有兩解。而俱是就夫子身上說。但一則以夫子中庸之道言。一則以夫子不思不勉之境言。○存疑及新安陳氏專從圈外者也。仁山金氏專主圈內者也。○卓爾卽用圈外解。而欲從末由。斷不可如存疑。曰鑽仰愈勤。而高堅猶未能得。摸捉雖急。而前後猶未能定。蓋仰鑽瞻忽之時。是說不能見。不是說不能從。卓爾之時。雖未能從。而已見到。何得尚如存疑所云。○李毅侯曰問雖

欲從之未由也已。若是要從，還從何處下手？曰：也只向博約上精進去。問從了後面却又如何？曰：到底只是博約。使顏子不夭，至於晚年一定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聖人愈到極處，博約工夫愈不能已耳。

子疾病章。管登之曰：夫子嘗從大夫之後，則以臣禮治其喪，亦非無辭。但春秋之作，全在誅僭竊以正名分，而用大夫之喪禮，乃身自犯之，則何以矯三家之僭而討陳恆也？故切責由如此。○梁無知曰：此與不肯厚葬顏子共一個念頭。蓋君道師道，夫子知其有分，何必復借君道以爲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語極有味。○翼註曰：末節上二句，有臣不足以爲榮，下二句，無臣不足以爲

辱。○觀此，益知子長孔子世家無識甚矣。

有美玉於斯章。張彥陵曰：此章卽是用行舍藏的道理。子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言，妙在於待。○翼註曰：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價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何等從容，何等自重。○看來子貢口氣，不是單疑夫子之懷寶不仕，其意謂君子處世，非隱則見，而夫子之迹，既不象隱，又不象見，故其問如此，非獨意在求，亦意在韞也。夫子以沽字破他韞字，以待字破他求字，兩意並重，愚見如此。而集註大全皆以子貢之問，因孔子不仕而設，故單重求字待字講，亦自有見。蒙引存疑說約皆主此，因舊可也。○刁蒙吉曰：伊尹其商之美玉乎？耕野以待

成湯之價而沽之。伯夷太公其周之美玉乎。居海以待文王之價而沽之。不然則終其身以莘野海濱老矣。後世則孔明漢之美玉也。躬耕南陽以待三顧之價而沽之。

子欲居九夷章。張彥陵曰。不必說所居則化。此言碍了中國。只在君子居之一句上討神情。○註。化字要看得活。須與大行其道有別。方是不然。便碍了中國。若存疑冀遇行道之說。又在此化字外。化是可必的。行道是不可必的。然須知欲居九夷是假設。○附大全辯或曰。邾東海國。邾有人能知先世之禮。是君子也。非夫子自謂也。記此以明大子之最初好學。非卜居於夷也。作憤懣逃世者非。

吾自衛反魯章。○張彥陵曰。然後二句。舉其成功言。○四書家訓曰。周樂在魯。其本於先王所制者。原無不正。自新聲代作。沿流雜亂。樂之不正久矣。○樂正句虛。雅頌得所。是樂正之實。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樂即是雅頌。雅頌即是樂。興於詩章。是分言。此章是合言。註詩樂二字。不可分配。所謂雅頌即是樂者。有雅頌之詞。有雅頌之音。有雅頌之器。有雅頌之容。有雅頌之地。有雅頌之時。但言雅頌。則無所不包。樂即是雅頌。亦然。以樂爲音律。雅頌爲篇章。而交互對說者。非重在樂。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者。亦非。重在雅頌。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者。亦非。以樂正爲正樂。雅頌得所爲剛詩。截然作兩項對說者。尤非。蒙引從第四說。存疑駁。



之極是。蒙引說附下。○附蒙引曰。按集註置詩於樂之上。則知以雅頌爲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言雅頌則包國風在內。南軒說得明。陳氏列國多不正之聲。及二南只用之房中之說。微有病。須活看。○註殘缺失次。總頂詩樂。蒙引謂殘缺謂樂失次。謂詩謬。○鄭氏謂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此句須活看。非謂不說義也。但詩必聲與義俱備。非單說義也。然聖人教人學詩。亦有單說義者。此又是言詩之別法。○四書家訓曰。無論雅不混頌。而孰用之王廷。孰用之侯廷。孰用之家廷。各不相紊。則雅得其所矣。無論頌不混雅。而孰用之王廟。孰用之侯廟。孰用之家廟。各不相混。則頌得其所矣。○按得所亦不必專在此。然此亦是得所內。

一事。○百方家問答云。張侗初云。正樂卽正雅頌。雅頌得所。亦謂聲律差別。如歌詞殊調者也。非以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爲得所也。

出則事公卿章。張南軒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此章須知四者之爲庸行。須知四者之未易盡。須知聖人之謙處。須知聖人謙而愈謙處。要說得周密無遺。方是。○聖人謙處。以能而自謂不能言。謙而愈謙。以四者皆庸行言。○王字泰曰。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衆人亦未嘗個個傲慢。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允恭克讓安安。却跟於欽明文思中來。稱

舜溫恭允塞。却根於文明中來。乃是盛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今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失事公卿謹密。決不致得罪。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高中玄曰。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沉酣頹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湯霍林曰。何有於我。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

子在川上曰。章。徐玄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據大全吳氏。逝者不指水。據淺說。則逝者即指水。淺說不是。○註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是體段之體。勉

齋謂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最明。○天地之不息者。不可見。故就日往月來見之。其實日往月來等。已是用了所謂兼體用言也。若程子天德王道之說。則又是分體用言。○商文毅程大結。盈穹壤間皆道也。而川流特其一端耳。故子思子於中庸以鳶魚之飛躍。明斯道之昭著。殆與此同一機也。然川流有以見道之無時不然。鳶飛魚躍。則以見道之無物不有。此又體道者所當知。按此極透。觀此則知以活潑潑地解川流者。非以光陰迅速解川流者。尤非。○張爾公評商作云。蔡氏謂夫子川上之嘆。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徧閱先後輩作。皆因與道爲體一句。只顧發揮道體。竟將伊川是以君子法之以下數句。遺却不做。雖簡

繫如文毅亦已不能體貼紫陽正註。○葉訥菴作後二  
比云。謂施而苦其難繼者。此以難自阻耳。謂行而可以  
中止者。此以止自便耳。甚合張爾公之意。然本戊戌張  
敘。○此節時文。或只就天地之化上說。或并不用化字。  
而只就逝者言之。此皆是時文欲蘊藉而然。其實言化  
言逝。道卽在其中。今人因此便不知此章爲道而發。則  
因其欲蘊藉而遂忘却本來矣。固不如明點道字之爲  
妙矣。○朱子大學註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亦卽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時文有云。唯有  
本。故能不舍。又云。唯無所爲。故能不舍。此皆著眼在逝  
者然。此章自當重在不舍。卽使有本無爲。若非不舍。亦  
不中用。壬申七月○逝者中有不變之理。有時中之理。

皆要不息。壬申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翼註曰。德兼人已。此只歎  
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圈外另是一  
說。不必從。然存疑。遂謂史記因子見南子事而撰之。則  
太刻。○刁蒙吉亦疑參乘之事。深以存疑爲是。○刁蒙  
吉曰。朱子云。有子後。精氣一點不可妄洩。好德不好色  
如此。  
譬如爲山章。此章只重進字。止字及兩吾字。論止則不  
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卽垂成之時亦不可止。論進則不  
特垂成之時當進。卽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是當進  
不當止。而進止之機。總決於吾。兩個一簣。不可泥看。○  
翼註曰。正意總在譬如上。全文俱就山說。而正意自見。

勿悞以止往作學說。○辛丑謝遜譬如爲山一節文。是其止也。豈或有阻之撓之者耶。卽或有阻之撓之。而其受人之阻。受人之撓者。則吾也。是其進也。豈或有誘之勸之者耶。卽有誘之勸之者。而其受人之誘。受人之勸者。則吾也。

語之而不惰者章

張彥陵曰。不解的人與語。如水沃石。

一味昏昧無醒發。便是惰了。○惰字卽兼昏字。○所謂不惰者。當其聞教之始。卽有莫遏之勢。及其力行之時。始終一莫遏之象。兼說方是。只從新安陳氏說爲是。蒙引太拘。大全朱子謂不惰。唯於行上見得者。蓋心解者不可見。而唯力行可見。非謂不惰。只說力行也。己亥四月十八改

子謂顏淵曰章

止字是怠弛之意。不是成就之意。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王觀濤曰。此重學必期於成。語意要重歸到實上論。而兩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兼天時。吳省菴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歎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南軒張氏雖兼天時說。其實不重。須活看。○南軒以有質而不學解苗而不秀。新安以始學而不發達解之。新安較勝。蒙引亦從新安。○須知苗秀實俱以正學言。若走了差路。而秀且實愈不是矣。此又是上達下達之分。

後生可畏章

張彥陵曰。此通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人

看說可畏。所以歌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惕他。吳省菴曰。究後生之終。便是四十五之人。原四十五之始。

此是推開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如何一息可怠惰得。○此亦為後生而發。非以四五十限定人也。○王陽明曰。來對今。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陽明看今字似渾。然註我字。是從畏字生出。其義自妙。○所以無聞者。或優忽。或中止。或助長。皆有。○註明說。不以善聞。是即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意。與是聞也。之聞自不同。不必作聞道看。○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未知。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以遲暮而因循。面墻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

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法語之言章。此章為聽言者發。不為進言者發。從與說權在言者。改與繹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末如何。全是激發他改繹語意。與孟子梓匠輪輿章一樣。○或謂有法語而不見從。異與而不見說者。何謂從與說權在言者。曰。此是千百中之一。從與說乃其常也。○張彥陵曰。理無可逃。故必從。情無可拂。故必說。此是進言善處。然必改與繹而後實收其益。全在聽言者自家理會。與進言者無涉。故曰吾末如何。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可救正上。○法異槩指君友。不可單作臣諫講。○四書家訓曰。異與。或借他人及古今事與類者。或寓箴於頌。○從與說當淺看。若是真從自能改。真說自能繹。○翼註曰。

釋字固是心釋其微意改字亦根心上悔悟而來改字固改其前非釋字既知其微意所在則改圖亦不待言矣不可因改釋二字以法言作救過巽言作陳善○按翼註甚是但又謂法言巽言俱是規過恐偏○又曰吾未如之何不可如舊說云法言不改猶有望於巽言也而巽言又不釋巽言不釋猶有望於法言也而法言又不改玩本文無此交互意只是著力不得故曰末如之何此句雖若外之實深惕之○湛甘泉曰說而不釋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蔽錮日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釋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著手○不說釋者反不足責而說釋者足責不說釋者反

可望而說釋者無望陳新安湛甘泉之說一意而兩層兼用方完

三軍可奪帥也章 此以上句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翼註曰可與不可全在人己二字志字不可專指綱常名節大率是者不奪於非正者不奪於邪不奪亦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大全辯麻城梅氏曰不可奪不宜專指刀鋸鼎鑊說向氣鬼一路去如劉禪之庸懦至今令人氣悶而不能少變武侯之鞠躬盡瘁武墨之污穢雖鄉黨自好者皆褰裳避之而不能灰狄梁公取日虞淵之心須說得寬

衣敝緼袍章總旨

沈無回曰人心忘則進有則執至於

日免金卷之九  
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卽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矣。夫子一則曰何用不臧。再則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前念爲臧。後念非臧。正忘與執之間耳。老子曰。人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衣敝緼袍節。衣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胸次之詞。非實有是事也。恥從心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爲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著。○四書家訓曰。不恥言他一點真心。脫然於世味者如此。非強排遣於外云爾。不伎不求節。不伎不求。根上恥字來。伎者。恥之激而爲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爲希冀。精神全在用字上。○李衷一曰。引詩不是贊嘆他。乃是誘掖獎勸他。使他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明得何用不臧內意。非有兩層。

○伎求總根。恥字較大全。嫉人之有恥己之無。較勝。○翼註曰。貧富相形。且不以動其心。則此心最精明。最堅固。以精明強固之心進道。無所爲而不善。故曰何用不臧。

子路終身誦之節。翼註曰。子路亦不是自矜誇。但其意謂夫子以是稱我。想卽是盡善道理。我當終身守而勿失。便是不復求進了。○子路終身誦之。不泥衛詩之見於心。卽誦之無斃可也。不病其爲誦也。而子路於此。一似猶泥衛詩之見者。記者從旁擬之。遂以爲若將終身誦之云。○想子路固知伎求之不可有也。因有念茲在茲者焉。獨不念吾雖去其所謂伎。猶有一不伎於心也。吾雖去其所謂求。猶有一不求於心也。其於詩卽未嘗

誦而無非誦也。殆一日而有終身之勢已。○想子路唯恐伎求之或時有也。甚有釋茲在茲者焉。獨不念吾未并忘其所謂不伎。卽此是仍有一伎於心也。吾未并忘其所謂不求。卽此是仍有一求於心也。其於詩卽不復誦而皆如誦也。殆終身而守一日之見已。戊辰金懷玉  
○翼註曰：何足以臧亦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按何足以臧不可說太低了，只是升堂而未能入室之意。○袁了凡曰：心有所著，則好境皆成魔境。○沈無回曰：袁了凡看何足以臧，又深一層，雖非集註正意，然可相發明。  
歲寒章 于忠肅曰：松柏後彫，不徒是明一己之節，有賴此以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此爲爲松柏

者慰，不可以歲寒而歎松柏之不過，爲非松柏者勸，不可因歲寒而讓松柏以後彫，爲知松柏者戒，不可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爲非松柏者勸，內又有不可至歲寒而始學松柏之後彫，意爲爲松柏者慰，內又有不可因後彫而自喜松柏之出羣，意○後彫只作不彫講，後字活看。雙峰謂松柏至春後易葉，雖物理如此，然此乃斷章取義，不必拘。○大全辯卓菴張氏曰：此爲當世不知君子者設，正謂人無先見，不能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徒有事後之悔，宦官敗，然後祠楊震，祿山反，然後祭張九齡。

知者不惑章 周季侯曰：此章是勉人進脩意，須要體貼發言口氣，惑與憂懼，這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是本根



之障。却不知心體上原不曾夾帶此三種來。若從心體一照。本境現前。諸情自歇。你只看知者何曾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勇者何曾得有懼。人不自去參證。只說外累難除。真辜負此一片好田地矣。○此說得中庸達德達字意出。○註明足以燭理解知者二字。以心體言不惑以外感言。餘倣此。○題面只是成德者心無私累。言外則見學之序。四書家訓曰。三平說俱以成德言。序在言外得之矣。○刁蒙吉曰。周於德。德卽知仁勇三德。周者渾全而莫之或遺也。

可與共學章。沈無回曰。共學至權。始終只是一事。有可與未可與者。只是淺深生熟之候耳。非二事也。○吳因之曰。此言學者旣進一步。當更進一步。猛勵以漸至其

極可也。可與不可與。乃步步促之使進。○或曰。全歸重到權上。自可與共學。必直至可與權處。方爲適道之極。方完得共學之事。言未可與者。正是有待而進。不凌節輕發。以令人馴致其極之意。○翼註曰。此望人以造極之學。全在可與未可與引進之。聖人之言。一句自有一意。原不會專重講也。但宜畧見歸重可耳。○又曰。可與二字。不是許與。只是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然意亦不重共爲此事。只重彼能爲此事耳。如今人見人會讀書。但云此人可與讀書。不過措詞如此。○又曰。未可亦不是終不可與。只是目下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未至意。○看來此章是對教人者言。乃是教不躡等之意。與夫子之文章節一例。與知之者節就學者身上說不同。今

人多不如此說。何也。翼註謂不重共爲此事。殊不可解。  
壬子四月初八。○語類原在教上說。○李毅侯曰。共學  
只是質地好。或意向好。姑且與之共學。見非道不同而  
不相謀之人。只淺淺說。至適道。便學有定見。不惑於他  
岐。此便是志於道。所謂知之者。立便學有定守。卓然有  
以自立。此便是據於德。所謂好之者。到權時。便神明變  
化。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便是依於仁。所謂樂之者。一節  
題畢竟以三平爲正格。可與未可與。要得接引人意。如  
云未可共學。而可與適道乎。然而可共學矣。以適道猶  
未也。倘由此一轉焉。而共學之人。即可與適道之人矣。  
下做此。莫將共學等看壞了。未可與看呆了。癸卯三月  
○按李以接引人爲解。則此節中有誨人不倦之意。有

教不躐等之意。蒙引謂此爲君子會友輔仁而言。此又  
是一說。不爲外物所搖奪。不爲異論所遷改。俱是可以  
立。朱子以讓國言。則以夷齊季札爲能權。蒙引以扣馬  
言。則以夷齊爲能立。蒙引似勝。讓國亦是其立處。○程  
子謂聖人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聖人則是權衡。朱子亦  
謂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則與權  
是大賢地位。然朱子又謂須是聖人方可與權。看來二  
意當兼用。蓋到從心所欲地位。則聖人卽是權。在大賢  
則以權衡而知輕重。皆是可與權。蓋程朱所說權字內  
又自有二項。○高中玄曰。權稱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自  
漢以來。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不知經者權之衡。  
觔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

相爲用而不得以相離。若以常變分經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經則是大綱大紀，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然乎曰：未也。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乎？曰：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曰：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如何？曰：經是何物，道是何謂？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背其星子而可以得

分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爲正也。○中玄之說，亦本大全潛室陳氏。若移解執中無權之權，則通。彼權字可以衡字對說。此權字不可以衡字對說。此權字卽兼衡字在內。故程子以二字總說。○註經字不作衡字看。義字及反經合道之道字，則作衡字看。○程子以經字包權字。朱子以經權分解，皆是在處變上說。權字中玄以經權合解，則二字俱兼常變矣。中玄所謂經字，卽程朱所謂義字。而程朱所謂經字，中玄却混在權字內。程朱之意，蓋以立爲守，經權爲達，變其義甚精。若如中玄之說，不知立是守，個何物？若仍說守經，不幾爲子莫之執中乎？須知可與立與子莫之執中，自別。子莫是無權之衡。

可與立是已定之權。執中無權之權說得濶。包得程朱所謂經權。此權字只是就變說。所以必欲如此分別者。蓋執中無權之權。難與立字對說也。○問執中無權之權。何以包得經權。曰。方用經時也。須擇善。豈不是權。此是學者事。若處變之權。則是聖人大賢事。執中無權之權。都兼得。○如親則當親。民則當仁。物則當愛。此是學者之權。如親有時不可盡親。民有時不可盡仁。物有時不可盡愛。此是大賢聖人之權。○據淺說曰。權也者。隨事任理以制天下之宜。量重稱輕以通天下之變者也。則程朱與中玄之說。似可兼用矣。恐難從。○宣公論李楚琳疏曰。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與此章權字義最合。大全辯載之。

唐棣之華章。玩存疑。則知所謂逸詩者。不是夫子刪底。是從來遺失底。則第二節亦不是駁詩。蓋詩以人言。自不妨言遠。若以理言。則不得更言遠。只是教讀詩者。不以文害辭耳。○王唯夏評丙辰文云。逸詩所謂爾思。以思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理言。說本陳新安而虛齋因之。朱註並無此解也。又錢三錫文引禮記。僂乎如見。僂乎如聞。謂能思則鬼神可通。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只是感通未至。竟將離騷與唐棣並譏。此輕翻先儒成說不可從。丁巳十月十二。○仇滄柱極取蒙引思理之說。而曰。聖人議論。實實發揮道理。初非有虛懸恍惚之見。此章恐後學不能極用其思。偶觸於唐棣而發之。是論思非論詩也。○莫遠於天地古今。其理皆可坐而

致此之謂何遠。○問不思者不猶愈於思邪者乎。曰思必先論淺深而後論邪正。思之深者雖邪可救。思之淺者雖正不可救。○若如近時解說壞詩人以為是夫子所刪。故二節通以人言而以彈琴見文王證何遠。恐未是果爾。則竹竿何以不刪乎。○詩人原是因思而見遠。非不思而見遠也。原是因遠而愈思。非因遠而廢思也。不必說壞詩人時文多硬坐。詩人因遠廢思殊不可解。如乙未丘象升作文雖奇橫。吾所不取。夫子只要人於當然所以然之理。錯綜參互探頤索隱。熟思深思近思。慎思。不要泥詩人之詞耳。何嘗謂詩人不是。  
壬申七月

